

708)
449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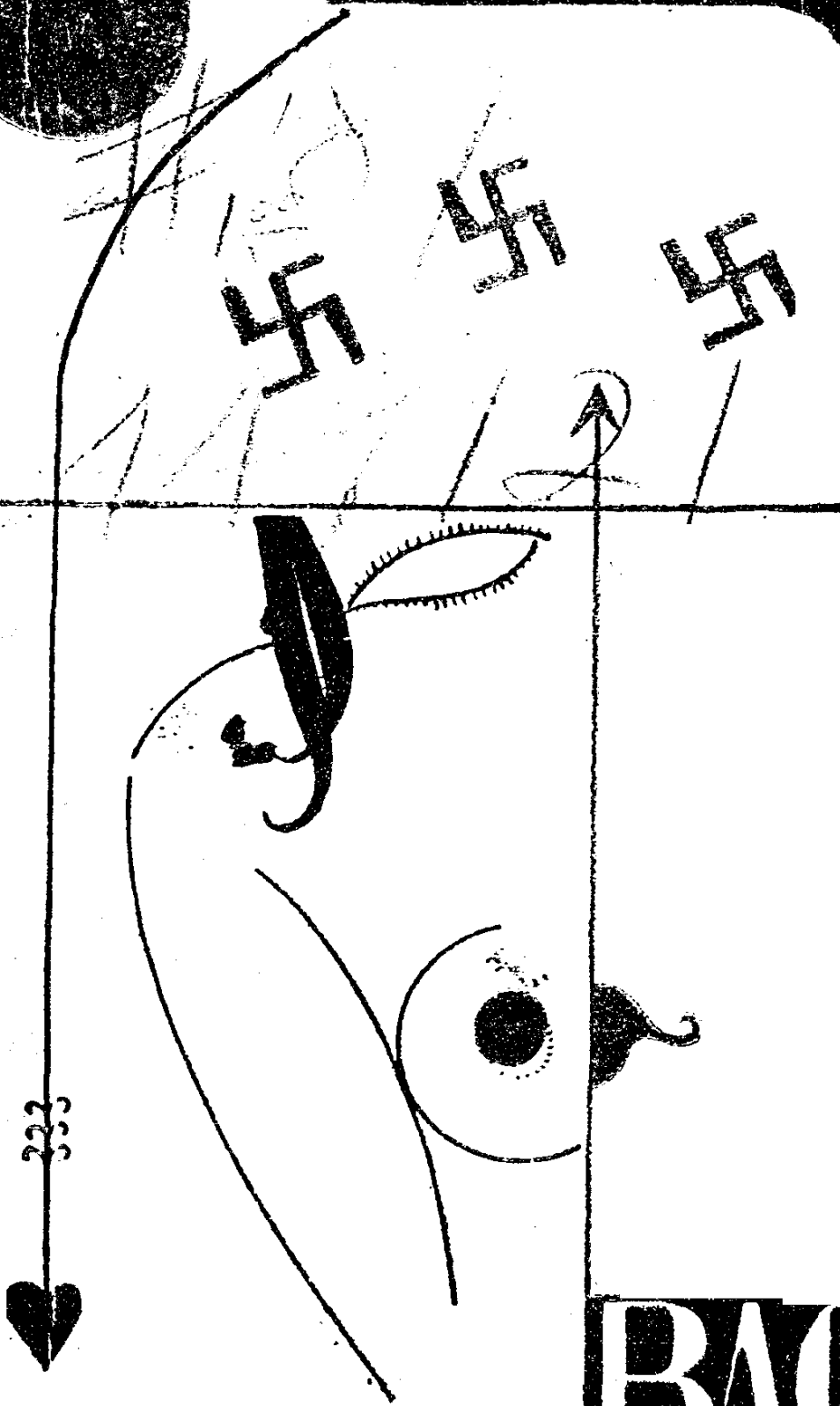
命華

女鬼

杜衡譯



BACEO



新與文學叢書

革命底女兒

美國 J. Reed 作

杜衡譯

水沫書店

1929

其人：

約翰李德，美利堅詩人，戲劇家，小說家和戰事通信員，十月革命時正在俄羅斯，寫了他底不朽的歷史：震盪世界的十天，一九一八年回國去從事於美利堅無產政黨底建設，此後又回到蘇聯，一九二〇年病歿，存年三十三。

其書：

革命底女兒，短篇小說選集，大都是作者把在墨西哥，歐羅巴，俄羅斯和美利堅所看到或經到的種種照着流浪的革命者底觀點，用着華美而新穎的筆緻，忠實地又多色彩地敘述了出來的記載，作於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八。

內 容

資本家

看見便是相信

公判底試驗

革命底女兒

麥克—美利堅人

百老匯之夜

革命的飾花

1 在前夜 (俄羅斯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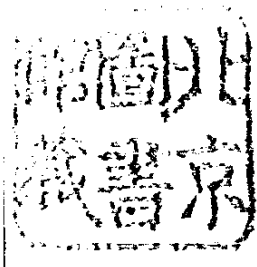
2 芝加哥 I. W. W. 審問

資 本 家
THE CAPITALIST

資 本 家

你知道華盛頓方場在十一月夜裏的濕霧中是怎樣的；那灰色的，閃光的聖粉空氣，不知不覺地軟化了枯樹和鐵欄底粗硬的輪廓，消滅了陰影底尖銳的邊緣，又在每個高高的電球上籠罩了一重銀暈。所有直的水門汀走路都是黑的瑪瑙，在每一處小小的凹凸裏都綴着硬性的雨水底水潭。一陣覺不到的雨充滿了空氣；你底面頰和你底手背是潮潤而寒冷的。但是你可以打開了你底雨衣繞方場走三次，而絕對不會着濕。

在這麼的一夜，維廉布斯命，正從什麼地方閒蕩到沒有一定的地方去，在華盛頓拱門附近的



兩道弧光下面站住了數他底財產，幾乎是在夜半了。維廉布斯剛拿到他底酬報，爲了做——不必管牠是什麼事情，總數是六角五分，他數着牠，這已經是第三次。

對俞先生忽忽地一看，假使你不是特別細心的，會使你相信他是一個在普通景況中的普通青年人，或許是什麼興旺的百貨商店裏的職員。他底皮鞋表露着新近的光芒底痕跡，他底帽子是不成形的英吉利布做的，他底雨衣長短又正好。他有一種知道怎麼穿衣服的青年人底神色。迷濛的霧又幫助了這種印象。一個在紐約找職業的人底外表總是這麼的。但是假使你看得接近一點，你就可以注意到他底高領是磨損而又樣子污穢的；假使你可以在他外衣下面窺看，你就會看到那領圈只是連在一塊絕對不能算是襯衫的沒有袖子的布片上；假使你可以觀察他底鞋底，你就會發現那兒有兩個張開的洞，一雙浸濕的襪頭擠出在外邊。你怎麼知道那雨衣可是在裏面“稍稍有點給火燒壞了”的？又怎麼知道那英吉利帽可是着了

濕就要脫膠的？

算過了他底經濟之後，維廉把一枚錢幣彈在空中，來了人頭；他便走上方場對面右手一條路，快樂他鏗鏘着他袋裏的錢幣。

在那條路上的兩道弧光中陰沉地放着一排硬木橈子。在暗淡的光線裏，他看出有兩個人占據了走路底相對兩邊。一個是潮濕地縮做一團的醉漢，不安適地伏在那市政府爲要禁止疲倦的，無家的人睡覺而釘着的鐵靠手上面。他底腫起的臉盲目地向着天，他又鏗聲似地在打鼾。微小的水點濃密地蓋住了他，當他胸部起落的時候閃爍着。另一個占有者是一個老婦人。一陣強烈的大麥酒氣味從她身上發出來。一條綠色的乳酪布頸帶，耀着露水，橫包在她稀少的灰色頭髮上，又在她底頰下打着結。她唱：

“呵，我知道我底愛(厂一丂)從他走路底樣子(厂一丂)，

我又(厂一丂)知道我底愛從他談話底(厂一

丐) 樣子，
我又知道我底(厂一丐)愛從他底藍色的外
衣~~~，
假使我底愛離開了我(厂一丐)——”

這時候，她似乎聽到了維廉底錢幣在鏗鏘，
便突然停止了，說，“這兒來！”

維廉站住了，轉過身去，用一種逢迎的姿態
拿起了他底帽子。

“我請你寬恕，太太！”

“這兒來！我說。”他在她身邊坐下在那櫈
上，好奇地窺看着她底臉。這是異常地多線條又
多皺縮的，憔悴得像有時候可以在事務室建築裏
到辦公完了之後看到的很老的洗刷婦底臉一樣；
下嘴唇老朽地顫動着。她把一雙玻璃般的，憔悴
的眼睛轉到了他身上。

“天殺的！”她說。“你可不是(厂一丐)可
不是要在這個傢伙和我面前搖錢，便做出這麼好
的樣子來？”

維廉微笑。

“但是，我底好太太——”他用最好的樣子開始說。

“該死的(厂一亏)，什麼好太太！”那老婦人說。“我知道你——你們這班有錢的人，我可以賭東道，你們拿錢，一刻兒工也不做——你錢是爹爹留下來的——不是你爹爹留下的吧？我想一定是的。我知道你——”她找尋適當的字：“你這個資本家！”一種滿意底快樂的熾熱流過了維廉全身。他和悅地點着頭。

“你怎麼猜？”

“猜？”那婦人不快地笑。“猜！(厂一亏)，你可不當我是在好房子裏做過工的？你可不當我也有年輕的有錢的人——在我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你知道？你有錢可以搖，還有這麼漂亮的樣子！你們這班人誰肯對我這麼一個老醜貨(厂一亏)除下帽子來——要不是鬧着玩的？”

“太太，我確實對你說——”

“天哪！聽着我！啊，不錯；在我還是個小

姑娘的時候，我有的漂亮的有錢的年輕的相好
(厂一丐)真多了。那時候他們也除帽子——”

維廉奇怪着這個惹厭的老廢物可也曾美麗
過。這鼓起了他底幻想。

“在我還是個小(厂一丐)姑娘的時候——

“啊，我知道我底愛——

“我說~~~~~我聽到錢響的時候在想——
你弄到的東西都要拿來搖，這不是很好玩的？你這
麼樣——我也這麼樣——人人都這麼樣。我說，我
在想(厂一丐)你可不喜歡跟我來玩玩吧？”她靠
過去，對他斜視，說着她底青春底可怕的談諧；
劣等大麥酒底氣味衝着他底鼻孔。“過來！給
你快——(厂一丐)快活一時，好人。你可要到什
麼地方去玩玩？”

“不要，謝謝你。今晚上不要，”維廉溫和
地回答。

“自然，”那老婦人冷笑。“我知道你們，你們這班資本家！我們不要做工的時候給我們工做。可是我們要的時候你們就(厂一亏)不給了。把你底手從袋裏拿出來，我不要受你底齷齪的布施。……布施真多得很。我做了工才拿錢。你看？(厂一亏)。沒有一個規矩的女人肯受你底布施。過來，給你快活——”

“你幹什麼坐在這兒外邊？你要受寒了——”

“你幹什麼——你當我坐在這兒外邊幹什麼？我就是不能在這麼好的夏天晚上留在自己房裏。要是我做的事都付清了，你想我可還會坐在這兒外邊？天哪！”她對他猛烈地發着炎。“你是市政府裏的嗎？”

維廉搖着他底頭。他從他底袋裏抽出了一隻價廉的卷煙匣，打了開來。有兩枝卷煙在那兒。

“我抽煙你可要緊嗎？”他客氣地問。那老婦人彈視着他。

“你抽煙我可要緊！你要什麼？小夥子，你爲什麼問我你可能抽煙？這對我有什麼相干，無

論你——當然，我也拿一枝——”他擦了一枝火柴。

“你是一個資本家，”她繼續說，捲煙在她嘴唇裏顫動。“要是你不缺少什麼，你不會對我這麼客氣的。……我知道你。……你並不是市政府裏的。假若你是的，你可以領薪水了。我領不到，我（厂一万）却是市政府裏的。……看這兒。”她在衣服底胸部裏摸索，拿出了一張櫻色的紙片。蹲下來就着弧光底光線，他讀：

“撒拉特林保爾夫人從即日起過境一月赴侖道爾島。訪女。”

“這就是我，”特林保爾夫人說，帶着一種酒意的驕傲。“我做着工上侖腦爾島去——一種替看護和醫生做這樣做那樣地到那邊去的情形（厂一万）。我們今天要領薪。我一路走下到市政廳去。在三點五分到了那邊，我可沒有拿到錢！你懂得？下星期五之前不能拿一點兒錢（厂一万）。這不是該死嗎？看護和醫生們到五點鐘就拿了他們底底錢。……我爲什麼不能拿到我底

錢？他們知道我沒有地方可以睡？……爲什麼？所以我就說(厂一亏)‘很好，’便去睡在公園裏。剛在你來之前，一個大警察說，‘走開去！’我做了工，市政府不給錢。……我去睡在市公園裏。……市警察過來把我趕走了。……我到那兒去呢？去見鬼吧！這不是有趣的循環？(厂一亏)？”

“你那邊有一個女兒？”

“我自然有一個女兒。……十六歲。這又是一件好玩的事(厂一亏)。要是我不做着工到那邊去，養她在那邊我一個錢也不用化。但是我做着工到那邊去，養她在那邊就要費我兩塊錢一星期。”

“你幹什麼做着工到那邊去？”維廉驕傲地斷言。“在你這麼一個可憐人，這是罪過的浪費——”

“聽我說，那齷齪的懶惰鬼——！”她熱烈地回答。“你可不以爲我有時候想看她？天哪，我要看她幹什麼？她應該是在外邊街上的，在我老的

時候，賺起够養活我的錢來。”

“當然她應該，這是可笑的——”

“我不知道幹什麼我要這麼地把她關起來。……這是沒有(厂一亏)一點意思的。你可情願告訴我幹什麼我不要我底孩子像我一樣？我常有好的時刻——我生活常是快活的。……幹什麼我們不要我們底孩子像我們一樣？她應該出去替我做工——可是我總把她守在那兒，這麼她就不會像我一樣了。……這有什麼不同(厂一亏)？我走了，她也一樣，無論怎麼。……”特林保爾夫人開始咳嗽起來，最初是輕微地，後來是更劇烈地，直到她全身都扭歪了。迷霧穩定地下來。維廉感到了牠偷偷地穿透他身體時的依微的寒冷。道路對面的那個睡人突然發着一次很響的鼾聲，打着噴嚏，慢慢地坐了起來。

“你爲什麼不讓那個傢伙睡覺？”他囁嘴。

“全是這該死的咳嗽——”

“天哪！”特林保爾夫人疲弱地說，病態過去了。“我想要喝一點東西。”

“一個房間要費多少？”維廉突然問。

“兩毛半。你要一個房間？我知道在第四街上有一個好地方。……啊，你給我們什麼？你並不要房間。……”

“不，但是你要。請等一會兒。我並不是要布施你。”他拿出了一枚四分之一幣。“你可以問我借去。我也是會和你一樣的，你知道——你拿到了錢的時候就可以還我。”他將錢幣放在她搖動的手裏。她要去拿，可是掉了。那錢幣在鋪道上響着，又滾着。像光那麼快，一隻粗糙的長手臂從對面櫬上射了出來，那睡人跌下道路去，先找到了。

特林保爾夫人從座位上半站起了。“你這酒鬼！”她尖銳地喊。“拿回來，你這不要臉的賊！——”

“不要緊，”維廉說，他底手臂放在她底上。“這種東西家裏多得很。這兒還有。”這一次她拿到了。

“我非常地感激你，”特林保爾夫人尊貴地

說。“朋友們之間借貸是不錯的(厂一万)·我請你告訴我你底名字和住址，我可以拿來還你。”她在她袋裏摸索，拿出了一枝咬過得很利害的筆和一封信用。“或者你可以再拿出一毛錢來，我可買一點東西飽一飽肚子。”

維廉只遲疑了一會兒。“當然，”他同意。於是他使他底智慧活動着，召集齊了他所有的關於星期日報紙上的社會欄的全部記憶。他在那信上寫：

“Courcey de Peyster Stuyvesant

迫拉查旅館。

“我可沒有對你說？”當他寫這個的時候，那老婦人喊。“我知道你(厂一万)·我不要和你有什麼交易！你從你爸那兒拿到錢，我可一星期七天都要跪倒了做工。要希望你可不是糟糕？你和我這麼一個老醜貨同走一會兒可覺得丟臉吧，Curcey. Dee Pyster Stuyvesant 先生？”

“一點也不，很喜歡，我真對你說。”維廉堅硬地站了起來，拿住了那老婦人底手臂，他抖着，好像一站起來就把在坐着的時候是很溫暖的身上的別部分都曝露在寒氣裏了。

“看我們！”特林保爾夫人說。“這兒我們誰都選合衆國底總統……那個答應把什麼都弄好來的脚色（厂一亏）。我說，我們在選舉總統，而我們所得到的只是有一——警察。……”

維廉華貴地虛作聲勢。“但是，我親愛的夫人，我們一定要保障社會。……”

特林保爾夫人在她門邊轉過身來。“你真是配做資本家的好少年。你身上有了這種材料。你所缺少的就是一點兒苦工。……”

“要是你們工人不這麼浪費，你們省下錢來已經夠在老時候舒服了。……”

維廉布斯命走回到方場。他底脚是失了知

覺，但是潮濕已經穿透了他薄薄的衣衫，他全身都潮濕而又陰寒了。他去找那他剛才離去的樣子，摸着在衣袋裏的鑰幣。在那座位下面的一隻乾燥的角上，在鐵和木之間，他尋着他底捲煙底殘餘。試了四次之後，一支潮濕的火柴才擦旺了，發着青色的火焰，他點起了煙，長長地抽了一口到他底肺裏，又在那火柴上面烘着手。

正在這時候一個滋養得很好的，裹背衣的警察出現了，動着他底棍子。

“走開，”他簡單地說。“你不能坐在這兒。”

維廉在煙嘴上又抽了一口，並且，不動，只是傲慢地拖長聲音說，“我底人，你可知道我是誰？”

那警察看到了那醜陋的領圈，那價廉的帽子，那濕的鞋子。警察底眼睛是比老婦人底更尖銳。於是他靠過去，細看着維廉底臉。

“對了，”他說，“我知道你是誰。你就是昨天夜裏已經在這兒吃我趕走過兩次的那個傢伙。

走開罷，否則我要打你了！”

一九一二

看見便是相信
SEEING IS BELIEVING

看見便是相信

畢竟那姑娘可是正直的不是，喬治還沒有知道。這是一件你常能在一次五分鐘的談話裏觀察得出來的事情——或者無論怎麼，喬治總能。這一次的情形是更重要，因為喬治對於這一事件可以說已經固定了觀念。他是一個有引力的，非常地好心的人物，他是出名會爲了女人而屈服於我們底共同的弱點之下的，可是他却從社會的標準上具有對於這一種生物底地位的嚴格的觀念。我可以加上說，他對於別人起念他底金錢和同情是反常地靈敏的，他知道各種的詭計。

似乎是這樣的，正在一個姑娘蕩過的時候，他正從他底在第四十四街上的俱樂部裏走出來。她是一個有軟髮的很小的姑娘，穿着一套價廉的藍色衣服，戴着一頂蟲起羽毛的小圓帽。啊，婦人們蕩下第四十四街去是常有的；但這定然不是那些穿着甲殼衣的襪襖的小姑娘們底適當的散步。我奇怪警察怎麼不攔住她。

無論怎麼。她是在那兒；當喬治走出搖擺的門來的時候，她很顯然地放慢了她底脚步，向他露着齒。現在那故事底最驚奇的一部分來了；喬治挨近到她身邊，一塊兒走。這在你看來是不會覺得異常的——但是，你並不屬於第四十四街俱樂部。怎麼，我們從不在我們底俱樂部前面勾引起一個姑娘來。就是喬治這麼做，也還是第一次；現在他回顧着這事情，他說那姑娘一見最初就在催眠着他了。

“到什麼一定的地方去？”他問，按照那公式。

她坦白地看着他，他便突然注意到她底眼睛

是怎麼異常地無邪的。

“對了，”她回答，稍稍痴笑。“我要跟你去。”她縮住了氣，喬治才第一次驚疑着，他底朋友們中可有人看見他。“我差不多整夜地走着，除了在麥西底婦人室裏趁她們不看見就睡兩個鐘頭的時候。”

“你要什麼？”喬治問，把他底手放進他底袋裏，在這時候覺得和她在街上走是非常地可恥。她並不回答，他舉起了他底眼光，發現她底眼裏充滿了淚水。她正在邊道底中間停止了，轉過來直截地面對着他，莊重地前後蕩着她底小頭。

“不，”她說。“不。我並不要你付了我錢讓你走。我要和你談談。”

現在，假使喬治是他底理性的自己，他就或是可以忿怒地趕開了，或是可以把她帶到那地方很多的旅館之一裏去。他們是在第六路底不多幾步之內。但是一種完全是新的感覺使他紅着臉（喬治紅臉了！），他反而聽到自己在說：“我們

上大中央車站底待車室去吧。我們那邊可以談話。”因此他們轉過來，離了俱樂部向第五路走着。真該死，可不是嗎？

我可以想像他們可說是沉默地一塊兒走着時的情形——喬治想到了給人看見和她一起而不安着，在無責任地忿想着自己底這麼做，或許又怪着她是那一種；而她却擡起了下頰，似乎沉醉在空氣和她四周的匆忙裏，她底視線定住在建築物底頂上。這是一個早冬底藍色的，鋼性的日子。

喬治老是在從他底眼角上偷覷着她。他是好奇的，可是還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問這姑娘。

“住在紐約？”他問。這是十分顯然的，她並不。

“啊~~~~，”她遲疑。“不對，我從奧海約州乞利科西到這兒來。可是我喜歡這兒——非常地。蟲在天上的東西使你覺得有趣，可不是嗎？”

“有趣？”

“啊，你知道，”她解釋。“你仰過去，望

着牠們，有這麼在最高的鳥兒之上的全金高塔，什麼東西跳着又滯着在你身上，你就笑了，”她便作了一種出神的輕跳。

“我看，”他喃喃，比以前更張惶了。

“你知道，我來就爲了那一些，”她繼續說。“那東西和幾百萬的人民。”

“你意思說，你到紐約是專來看人羣和矗在天上的東西的嗎？”喬治問，諷刺地。你看，喬治是太聰明，真會說這些話。

她點頭，“我好像覺得除了紐約之外一生沒有聽到旁的東西過。每次一個鼓手來到西門德——西門德是我做工的地方，你知道——或是在派諦先生爲了秋季貯藏到東面去的時候，他們常講起那天上路，那地下路，和那矗在天上的東西，和百老匯，和——啊，他們常說得我睡不着，老是在想那些高塔和喧嘩和光耀。所以我到了這兒——”

“可是怎樣——”

“啊，我知道像我這麼一個女孩子會有錢够

到這兒來，在你看來是可笑的，”她說，她底小頭鳥兒似地點着。“可是你看我現在十七歲了，我在十一歲的時候就着手儲蓄，我儲蓄了五十個金元。”

在這時候他們過了東門走向大會集。

喬治粗魯地望着她：“你現在得到了好多？”

“沒有，”她回答；於是那大埋石平壇，那鋪級底有風度的飛翔，和那多星的天底大天花板，和穿過天庭的黃道帶底神秘的金色行列，這種種都爆發在她視界裏。“啊！”她喊，用她底粗矮的手指緊握着雲石欄杆。“這是我一生所看見的最美麗的東西！”

“不要管那個！”喬治說，拿了她底手臂。

“你過來。我要和你談話。”她幾乎在平壇上釘住了。她似乎在她底對於那地方的銷魂的驚異之中忘却了一切。她想要知道這是什麼。所有的人，在幹什麼，他們在到那兒去，他們爲什麼互相衝撞地走着而從不說一句話？假使這是一個車站，車輛在那兒呢，又爲什麼這樣地美麗呢？黃道帶

是什麼，爲什麼人們不能在外邊天上看到牠呢？這事情突然使喬治覺得是非常奇怪的，一個自稱從奧海約州乞利科西來的姑娘竟會一點也不知道大中央車站。

“不錯，”他說。“你底從奧海約來的車可不是到這個車站的嗎？”

“哦，不是，”她不留意地說出來。“我在一隻渡船上過河來的。”她避開了那個。喬治儘迅速底可能引導她到了待車室。他是非常忿怒；他對自己說，他從沒有做過這一種殘酷的謊話底犧牲者。

“看這兒！”他們並坐了下來時候他說。

“你在紐約多時了？”

“大約兩個星期——可是我沒有看到一半——”

“我猜想你已經到處都試過想弄一個職業，”喬治冷語，“但是沒有什麼工可以做。現在你給人趕出了，又押起了你底行李吧！”

“對了，”那姑娘點頭，稍有點困擾。“他

們這些全做了，可是你錯了，並不是我找不到職業。我並不去找一個職業。你看，我每天總整日地坐着看紐約的汽車，這麼坐一次就得化一個金元，還有這許多牠們不到的地方。”

喬治是瘋了。“來哪，”他說。“你不能希望我相信這個，我住在這兒，你知道，（喬治是很驕傲於做一個紐約人。）你要是對我說了真話，或許我可以幫助你。”

那姑娘突然發了一聲驚詫的小小的冷笑，彎過她底圓眼睛到他身上去。

“怎樣，母親常說我是一個可怕的說謊的人。或許我已經把有些事情說得太壞了。可是我想我知道你什麼意思，”她溫和地繼續說。

“你以為我已經——以為我——但是不，不，不。”她搖她底頭。“我什麼事情都知道，但我是一個好姑娘。”

喬治在心上感覺到一種銳利的苦痛。他已經中傷了他自己。至於那個姑娘，她似乎心中忘却了這事件。停了一會兒。

“你要去幹什麼？”他最後問，用一種僵硬的聲音。

“這就是我想要和你談起的。”她稍有些興奮地轉向了他。“你看，昨天夜裏我回到我底房裏去的時候，她不讓我進去；她又從一條門縫裏說她不肯把我底衣服給我。所以我一路走去在想着怎麼辦。在夜裏和灰色的早晨走下這安靜的街道去是這麼有趣，竟使我忘了想起我要去幹什麼。後來我在麥西睡了一會兒——後來——後來——啊，我在看見你的時候，才下了決心。”

“啊，什麼？”他不耐地問。

“啊，我想我總得去看看紐約其餘的地方。不過我想這又要費錢。你看，我總得要吃又要睡。至少要吃。”這兒她把她底眉毛蹙成了一個有趣的小小的皺縮。“這就是我要來和你商量的事情。”

這話底心地單純的放縱竟使喬治發狂了。常準備這故事不是一個有意的說。並且，諸大天神，他多麼想要懷疑那故事！

“請聽着！”他說。“你回到乞利科西家裏去。這就是我底意見。你回家去。怎麼，你不知道在這個可怕的城裏你經過的危險！（紐約人愛他們底索東和戈莫拉（一）。）你可以餓死，也和不餓死一樣地容易。至於說旁的事情——啊，幸虧你沒有碰到幾個住在這都會裏的男子呢！（喬治到想那幾個使巴比倫染毒的怪物就顫抖起來。）要不是我就糟了。你可知道無論誰總會怎麼想的？”

“是的，”她不悅地說。“像你想的一樣。你現在幹的事，他也很會幹。我是不怕男子的。我總是人人都相信，從沒有人來害我過一次。呵，我經過了很多的生活，飢餓也不很嚇得了我。常有人幫助我——這是因為我相信人。”

“你回家去！”喬治粗魯地說。“你不知道在說些什麼！我可以替你買票子，再給你够買來吃的錢。快回家到你母親那兒去，趁這還沒有給旋渦捲去的時候。（喬治對於他底隱喻是非常驕傲的。）現在我知道你不肯去，你真是個大胆

的姑娘；不過要是你不去，我立誓我要——”他剛想用該利會來恐嚇她，忽然他看見她底面部是埋手掌裏，她底肩頭在搖動。她可是在笑他？他野蠻地把她底手臂從她臉上拉下了。她似乎因啜泣而在搖動，雖然並沒有眼淚。可憐的喬治不知道要怎麼想。

“呵！”她破碎地說。“你是對的。我要回家去。我剛才是一時的衝動。送我回家去吧。”

喬治問她旅費要多少，最後說到了二十金元左右，依照她。又說起十五分鐘要開的那車就可以帶她上路去。

“現在，”喬治說。“過來，我們去替你買票子吧。”

那姑娘已經非常突然地停止了哭泣，據喬治說，一絲兒那痕跡也不遺留着。在說這話時，她站住了，將她污穢的小手放在他底手臂上。

“不，”她說。“給我錢，讓我自己去買。”喬治現着譏刺的神色。“你不信我，你一定要

信，否則我就去找別人了。讓我們在這兒說再會吧。”

喬治只遲疑了一會兒，於是他對自己說，“啊，要是她在刺我又怎麼呢？要是她拿了我底錢，走出第四十二街底門去又怎麼呢？無論怎麼，我已經做了一個大傻瓜。”於是他把錢給了她。

她一定已經看出了他是在想些什麼。因為她將她底眼光穩固地注定在他底上面，用她底那種奇妙的樣子搖着她底頭。

“你並沒有相信，”她說，“可是不要緊。因為你對我是好的，我可以告訴你我在紐約住在那兒。你可以到那邊去——……。”

她走了，把他剩下在待車室裏之後，他就回家來，很潦草地告訴了我們一切的事。當然我們認他是一個感傷的傻子，把他譏笑死了，他也非常慚愧着他底武士專業。尤其是因為他全然不是這麼一種人。

餐時勃介斯出去和他爭辯着這事情。

“我知道這一種，”勃介斯高傲地說。“我猜在你們分離之前她單和你親了一個吻吧？”

“沒有，”喬治回答。“這是可笑的，因為我是耍的。你是想起了酬報——”

“啊，那麼她一定要了你底名字和住址，答應過幾時來還你，”

“正相反。她把她底給了我——那個牠底行李完全被扣留着的地方。而我，當那反省來到我身上的時候，走到那邊去，就知道一點東西也不會找到的。”

“你沒有找到嗎？”

喬治聳着肩。“這兒什麼也沒有了。這是那情形。一切——一切正在像說的一樣。”

“我可以老實說，”勃介斯說，“我以前從沒有聽到過這麼樣的事情。但是這一種姑娘是沒有的——就是男子也沒有——怎麼肯爲了二十個新金元就離開這都市。不會有，先生。解釋是這樣的，她蕩到了她底區域之外去。現在她是得意了，她就會回到那兒。我可以打賭，要是你常去

釘，你可以每晚在第三十三街附近的第六路上找到她。”

他們在這上面賭了五元，雖然我看不出這裏面的一點兒意思。

約摸三個星期之後的一晚，喬治走進來直接走到勃介斯身邊去，說，“這兒是你底五個！”

“爲了什麼？”勃介斯問，他已經和我們這兒無論誰一樣地完全忘了這件事。

“看見那姑娘，”喬治模糊地說，眼睛裏誰也沒有看到。“第六路和第三十三街。”

“告訴我們，”勃介斯說，他畢竟直是一個好玩的人。因此我們就聽到了下面的話。

喬治曾經和溫斯羅一家人到長島去過了那假日，搭的是八點十分車。他大約在九點一刻走進了班西站，想着他要去下去。在第三十三街和第六路底轉角上，撞到他身邊來的不是那姑娘還有誰！喬治說他除了他自己底思想之外什麼也沒有注意，當有個人對他喊出來的時候：

“到什麼一定的地方去？”

他突然仰看着，便認出了她。她經過了他幾脚路，現在在邊道中央回轉來，像一個小洗衣婦似地把她底手放在她底腰部上。一些兒忿怒底輕風擾盪着他——但是這離那事情已經很久了，他決定要感覺得諷刺地有趣。

“我要和你同去，”他安靜地譏說，走到她身邊。“你要到那兒去？”

她不答，只走到了他身邊，抓住了他底雙肩，仔細對他底臉望望，慢慢地前後搖着她底頭。

“我要吃一點東西，”她只說了這一句話。喬治聳着肩，提出了巴伯。她底搜尋的神色最使他不舒服，當他們同走着的時候，他暗暗地瞟着她，他看來覺得她是瘦了點，較不滋養得很好，小了點，襤褸了點——但一樣地無邪的。這是她底罪孽底另一證明。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够在街頭跑五個星期而依然不消損。所以她一定常被點污。而她却有老實的，鎮靜的表情，當她在他身旁走着——那時無論那個普通姑娘總要立刻開始解釋

的。（喬治是一個人類天性底稀有的分析家。）

“你知道，”她說，“我碰到你真是運氣。我今天一點吃的東西也沒有。”

“爲什麼特別是我？”喬治冷笑。“別人不肯幫助吧？”

“對了，”她安靜地說。“有人常帶我去吃點心或是旁的。可是我只整天不覺得肚餓。我曾在碼頭上看船。那邊真像是一幅世界底圖畫。每一隻船都有異鄉的氣味。”喬治決定用不提他們從前相訪的那件事的方法來向她報復，要是她有良心，這就會使她難受。“呵，”她立刻記起了一切。“你是我底朋友，我可以要求——我需要十個金元去付我定好的衣服；你看，我還穿着我底舊衣服，這又不夠暖。”

“啊！”喬治喘氣。“荒唐！”

“啊，或許去定衣服真是荒唐的，”那姑娘同意。

可憐喬治底好決心，當那巴伯底多疑的侍者頭已爲喬治底襯衫底白色所擔保之後，那可憐人

底耐不得的好奇心將他全身消毀了。她要說些什麼？她要怎麼解釋？或是她竟承認了她底詭計？或是她可會說出和以前同樣神奇又不可信的故事來？他底猜度底目的在安靜地環顧室內，樂意，滿足，高傲。他不能再忍受了。

“我想你已經回乞利科西去了。”喬治是很諷刺的。她騁着他，他想他看出了一絲淡淡的注意底閃光，和一縷憂愁底陰影。

“我忘了你先要聽一聽這事情，”她說。

“啊，我離開你，就上了車”——她停了，搜視着他底臉，於是又重說——‘我就上了車——一直趕到了阿爾巴尼。此後，一個真漂亮的男人過來坐在我身邊，我們就談話了。他是一個長的，紅的人，有黃鬚——比你要大得多——他底名字是湯麥，他說。啊，我自己在想，‘這兒你是背上了你僅有的衣服回家去，在你母親整個冬天做了工替你做這衣服之後，你不應當不把你底東西從公寓裏拿出來就離開了紐約。’我是煩惱着沒有衣服回到乞利科西去，所以我把這事告訴了

湯麥·他說，‘來到攸替卡下車吧，我可以把你帶回紐約去，替你把衣服從公寓裏拿出來。’”

“這又勝於那個故事，”喬治說。

“你看？”她光耀地回答。“我從前告訴你，我要看看其餘的紐約·這兒有了湯麥，正在我需要他的時候·啊，我們回到了這兒，他說願意做的事情都做了·可是我們到了公寓，衣服都丟了·他們告訴我說一個青年人已經把牠拿了去，我很知道這便是你·可是我不知道那兒去找你，”她繼續說，對他微笑，“除非我去在和第一次碰到你的地方上上下下地走着·湯麥不要我這麼做·你看，湯麥待我真怪好的·他替我租了一個房間，先付了兩個星期的房租；他又替我買了幾件好衣服·我們每晚常一塊兒去吃·”

“湯麥後來怎麼了？”喬治問，依然用適當的諷刺的音調·

可是，這事情似乎那姑娘不曾注意到，因為她往下說着，用一種更柔和的語聲，“可憐的湯麥，他沒有懂得·我不知道爲什麼，可是我不以

爲他會懂得。我想他已經病了，或是什麼事。因爲，在他待我這麼好之後，一會兒，他突然開始——啊，你知道他要什麼。可憐的湯麥！”

“啊，真會說話，”喬治喊，搖動着。

她默思地熟視着他。“我奇怪不知你可懂得？”她問“這不是他底錯處——我知道。可是他待我太好了，不會這麼卑鄙。他只是不懂得。可是當然我不能留在那兒；我又不能穿着他底衣服出去。所以我有一晚出去了，這是在一星期之前。”

“你現在住在那兒？”

“啊，我現在沒有住處了——”

“怎麼，”他不自禁地喊了出來。“整整一個星期？可是——”

那姑娘神祕地微笑——或許這是惡意地。“夜晚來的時候，”她安靜地說“我剛找到了一間樣子很好的房屋，就按了門鈴。我對人說，我是疲倦了，我沒有地方去，我要住在這兒。”

“於是——？”喬治問，戲弄着。

“他們不懂得只是一次，於是我只能到別家去。”

喬治對桌向她拍了拍指頭，“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在聽你底故事，”他用一種粗硬的聲音說。

“可是我想這是因爲我當你一定是到底都對的。現在，請把絕對的真話告訴我，我知道一個姑娘要找到職業是困難的；可是你真試過了沒有？”

“試着找一個職業？我？怎麼，不！”她顯得詫異。“我不要在這兒做工，我要看看世事。啊，要看要感覺的事情有這麼許多！昨天我走着——我走了好多路，從一早差不多到中午。我走上了一條閃光的長路，爬着那些屋脊，在鉅大的顫抖的鐵網之間，直到我能够望得見幾哩的煙的城平鋪着——那兒所有的街上有孩子們在玩。想想這個；一切可以看——我不知道畢竟到了那兒了！”

喬治說他有最奇特的，最不合理性的情感——有一時他真相信了那姑娘。他似乎看到了一個世界，牠底存在是他所從沒有夢到過的——

個他是永遠被攔在外邊的世界，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了。這是有害的。那姑娘或許是燃燒着他的小小的白燄。在他底苦痛中，他應得說了這一切話。但是她正嚴肅地搖着她底小小的頭。

“不是，”她說。“這是因為你知道得太少了。”

但是當然這奇怪的心情只繼續了一秒鐘。於是他底常識回來了，他告訴她了他當她是什麼，便離了她。

但是關於這整件事情的最奇怪的事是她底和他分別。他說她底頭烏兒似地斜在一邊聽着他所說一切的話，而在他說完了的時候，她靠過去，拿他底一隻手來放在她底雙手裏，把牠緊壓在牠底胸前。於是她底眼裏充滿了淚水，正在他想她是快要哭了的時候，她却大笑起來。

“我們可以再碰到，”她尖銳地喊。“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我會看見你——”

於是那忿怒的喬治回家來了。

“啊，”勃介斯說，幾次地絞着他底五元票，

在那故事說完了的時候。“啊，這是這麼一個好故事，我聽了牠，很願意有所報酬。那十個中我可以担任五個——”

“什麼十個？”喬治輕說。

“那你給她付衣服賬的十個，”勃介斯拿出了他底票子。

喬治站在那兒，變得更紅了，望着我們大家，看我們可是在笑他。於是他用一種窒息的聲音說着“多謝，’便接了去。

一九一三

註一 Sodom 和 Gomorrah 是聖經裏的兩個罪惡之城。

公判底試驗
A TASTE OF JUSTICE

公 判 底 試 驗

黑暗一來到，年輕的姑娘們便開始走過那轉角去——身材矮胖的，面貌粗糙的，“價廉的”姑娘們，像在毛羽裏裹得太緊的灰色的小鳥兒。她們從第十四街走上歐文地，回轉來走向第十六街上的聯合方場，蕩下第十五街（又經過那轉角）到第三路，又這樣地繞過去——常是退回到那轉角。爲了一種神秘的磁性，第十五街和歐文地底轉角使她們迷戀着。或許這特殊的地點意思就是機會，或是幸運，或甚至是愛情。牠怎麼會有這樣一種意思的呢？男子們知道這是如此的；在夜

裏，每一處鄰近的陰影裏都藏着圓頂硬氈帽，而有幾個胆大的甚至敢站在弧光燈底照耀裏。磨擦着他們，用搖盪的腰部來引誘着，從不能動的嘴唇裏輕語着營業向愛情借來的驚人的親熱話，那些姑娘們過去。

那地方有牠底免不了的警察。他像姑娘們一樣地走着這同一的熟路，但是步態要遲緩而且莊重一點。他這樣使姑娘們永遠地走着——爲要創造出一種她們是在走到什麼地方去的幻覺來。社會是不允許罪惡休息的。要是婦人們站着不動，我們大家便要怎樣了？當警察在轉角上出現的時候，在那兒逗留着的婦人們便像一羣魚似地散了；她們在黑暗的邊街上等着，直到他走了上去。或許捉到了一個吧？“她要上島去！這是一處他們剪去姑娘底頭髮的地方！”但是警察却是個好玩意兒。他絕不施行什麼惡計，只是站一會兒，驕傲地旋轉着他底棍子，於是便走下到第十四街去。看那些姑娘們散開去是使他非常滿意的。

他底開闊的背部退到了黑暗裏，姑娘們回來了——用不會疲倦的脚穿來又穿去，走來又走去。

站在那轉角上，看着這小小的喜劇，我底耳朵裏是充滿了低微的私語，和她們底脚底輕軟的拖聲。她們咀咒我，或是嘲笑我，按照她們可曾吃了飯沒有這事情。於是警察來了。

他底笨重的雙肩從第十四街底黑暗裏滾了出來，顯着一種專制君主底自滿的驕意。姑娘們悄悄地不見了，那轉角上只剩了三個活東西：絲語着的孤光燈，警察和我自己。

他站了一會兒，動着他底棍子，沉沉地四面一望。他似乎對什麼東西有點不滿。或許他底良心在攪擾他，於是他底眼光落到了我身上，他皺了皺眉。

“走開去！”他吩咐，頭部尊嚴地動了一下。

“爲什麼？”我問。

“不要管爲什麼。因爲我說去。去開吧。”

他慢慢地移向我來。

“我又不在這兒幹什麼事情，”我說。“我不知道有禁止市民站在轉角上的規律，只要他不妨礙交通。”

“多說什麼！”那警察喊，暗示地對我搖了搖棍子，“走開去，否則我要趕你了！”

我看見一個中年人手臂下挾着一捆東西忽忽地走過。

“慢一點，”我說；於是向那陌生人，“對不起，你可願意做這事情底證人？”

“當然”，他愉快地說。“鬧些什麼？”

“我是一點也不妨礙別人地站在這轉角上，這位警官却命令我走開去。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應當走開去。他說，假使我不走，他要用棍子打我了。現在我要請你作證，我並沒有違抗。假使我做錯了什麼事情，我要求把我拘捕了，帶上夜間法庭去。”那警察除去了頭盔，懷疑地搔着頭。

“這說得似乎有理。”那陌生人在憎厭地露着齒。“可要知道我底名字？”

但是警察看到了這態度。“那麼去吧，”他

咆哮，粗魯地捉住了我底手臂。那陌生人對我們說聲再會便走了，還在露齒。警察帶我走上了第十五街，兩個人都不說什麼。我可以看得出他很煩亂，並且在打算放我走，但是他磨着牙齒，還是在固執地前行。

我們走進了那黑面威嚴的夜間法庭，穿過了一條邊道，走到了那有欄杆的地方底門邊，那地方，罪犯們正站在判事席底前面。門是開着的，我可以看見欄杆那邊在橈子上坐着疏散的一些人——那些遊覽者，非常地好奇的，一個戴褐色假髮的老猶太女子，等着，等着，眼光老是定住在罪犯從那兒出來的門上。照例有幾盞燈高高地裝在天花板上，那假桃花心木底黑暗又醜陋的鑲板上，這原意是想使人受到某種印象的，但是結果却只使那地方蒙了一重陰沉。公判似乎常應當避免了光線的。

在我面前有另外一個犯人，一個瘦小的，女孩子似的身材，還沒有捉住她底手臂的那警察底肩頭那麼高。她底裙是皺縮而又看不清的。在腰

部裹得太緊了；她底鞋子在響着，并且太大了；
一枝粗而軟的柳條冠飾安放在頭頂上。審判官舉
起了一隻穿黑袍的手臂——我聽不出他說的話。

“擾亂治安，”那警察底粗聲說，“第六路，
近第二十三——”

“上島十天——第二件案子。”

那姑娘仰倒了她底頭，傲慢地笑着。

“你——”她發着尖音，又笑了。但是那警
察粗魯地將她推到了前面，他們便從別一扇門裏
走了出去。

我走上前去，耳朵裏還震響着她底笑聲。

審判官正在一張紙上寫着什麼。也不抬起頭
來看，他就喊：

“控訴什麼，警官？”

“違抗警令，”那警察暴戾地說。“我叫他
走開去，他說他不肯——”

“哼，”審判官不關心地喃喃着，還在那兒
寫，“不肯嗎？啊，你自己有什麼話好說？”

我並不回答。

“不肯說？啊，我想你一定有——”

於是，他仰起來一看，點着頭，微笑了。

“喂，李德”他說。他狠毒地看了看那警察。“下次你再把我的朋友捉來——”暗示地，他沒有說完這威嚇。於是對我“可要在判事席上坐一會兒吧？”

一九一三

革命底女兒

DAUGHTER OF THE REVOLUTION

革命底女兒

那一夜下了一陣巴黎的雨，這一種雨似乎是不像別的雨般地會把人打濕的。我們坐在洛東德底 terrasse (一) 上，在角落裏的桌邊——這是一個溫暖的夜，雖然在十一月——弗來德，馬賽爾和我，吸着 Dubonnet。爲了戰事，所有的咖啡店準八點就關了，我們却每夜總要逗留到這個時候。

在我們旁邊是一個青年的法蘭西軍官，他底頭部裹在綳帶裏，而他底手臂安適地繞在耶納底披綠背衣的肩上。貝阿特里斯和阿利斯是遠在

燈光底照耀下面，在後邊，我們可以從窗帷底縫裏偷眼看到那裏面充滿了煙氣的房間，一羣騷擾的男子夾在姑娘們裏面，拍着桌子又唱着，兩個老年的法蘭西人在安靜地下他們底棋，一個專心的學生在寫寄給家裏的信，他底 amie (二) 底頭在他底肩上，五個完全的陌生人和那侍者在屏息地聽着一個從前線上回來的脚上滿是污泥的軍人底故事。

黃色的光在我們身上泛濫，又將金色潑散在閃爍的黑色鋪道上；帶傘的人羣成一條穩定的河流地飄過；一個襤褸可憐的老人在我們底脚下偷偷地找尋紙烟頭；在外面的道路上，行軍的人們底混亂的足聲不知不覺地落在我們習慣了的耳朵裏，而那些下垂的傾斜的刺刀穿從蒙巴那斯大街橫送過一道光輝來。

這一年，洛東德所有的姑娘們都穿着得一樣。她們有小小的圓帽子，剪短的頭髮，低領的胸衣和拖到脚邊的長背衣，頂端是照西班牙式拉在肩上的。馬賽爾就是旁的那些人底肖像。此

外，她底嘴唇是塗紅的，她底雙頰是死一般白的，當她在並不莊嚴的時候談着醜陋的話，而在莊嚴的時候却談着感傷的話。她曾用她底十分富有而又非常高貴的家庭底歷史，用她底被一位公爵悲慘地誘惑了的情形，用她底天賦的美德來款待我們兩個——又曾驕傲地說過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淫賣婦。……

在這特殊的時刻，她還撥進一種極有風味的解釋底流動的火到那些用粗糙的細微的聲音討着錢在她眼前經過的東西上去；於是我自己想着我們已經知道了馬賽底底細，她底關於事情和人物的解釋是辛辣的，有力的，但是這些解釋過了一會却失去風味了。一串生活底放縱和不知羞恥的愛情只稍稍繼續了一會兒。馬賽爾是已經被太多的世務所點污了。……

我們聽見一陣粗暴的爭論，於是一個穿閃光橘色汗袴的長長的姑娘走了出來，後面是一個做着手勢又喊着侍者：

“可是你叫的那八客茴香汁呢， nom de

Dieu (三)！”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會付，”她聳起了肩尖叫。“我要到多麥去弄些錢，於是她跑過了那閃光的街道。那侍者站住了望着她，憂鬱地搖響着他袋裏的零碎錢。

“等着是沒有用的，”馬賽爾喊。“在德朗白爾路上另外有一座通多麥的門！”但是那侍者並不留意；他已經付過飲料底錢給 *caisse* (四)。並且，實際上，那姑娘也不再回來了。

“這是一個老法子，”馬賽爾對我們說。“你沒有錢的時候要從侍者手裏弄些飲料喝是容易的，因為他們要過幾時才敢問你要錢。現在開仗的時候這真是一件值得知道的好事情，現在人是那麼少又那麼窮。……”

“但是那侍者！”弗來德反對。“他是要生活的！”

馬賽爾聳着肩。“我們自己也是要生活的，”她說。

“在分區附近常有一個 *belle type* (五)”她過

了一分鐘繼續說，「她稱她自己叫馬利，她有美麗的頭髮——épatante (六)——她又愛旅行。…有一次她坐在一隻地中海裏的船上到埃及去，一個 sou (七) 也沒有——除了她背着的衣服之外什麼也沒有。當她靠在欄杆上的時候，一位先生走過她身邊，說，‘你有驚人的頭髮，女士。’

“‘我願意把牠估一百法郎賣給你，’她閃回過來。於是她剪去了她所有的美麗的頭髮，到了開義羅，那兒她碰到了一位英吉利勳爵。”……

那侍者發着一聲龐大的嘆息，愁苦地搖了搖頭，便走進門去。我們沉默着，想起了正餐。雨落着。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可是弗來德却心不在焉地開始吹着 Carmagnole(八)，我是不會注意到牠的，假使我不聽得一個聲音和了進來，於是四顧着去找那個受傷的法蘭西軍官，他底手臂已經懶懶地從耶納底肩頭落了下來，茫然地望過鋪道去，又在哼 Carmagnole。他正看見了什麼幻象，這個穿着他底國家底軍隊底制服的，唱着

反叛底歌的，面貌靈敏的青年！我在看着，他就立刻感覺到了，顯出懂得又驚異的樣子，迅速地站了起來，把耶納拉在身邊。

同在這時候，馬賽爾粗魯地抓住了弗來德底手臂。

“這是 *défendu* (九) ——你要把我們都累死了！”她喊，在她眼睛裏顯出比害怕要強得多的東西，使我很注意。“也不要唱這些醜醜的歌。這些歌是革命的——唱這些歌的都是 *voyous* (十) ——可憐人——衣衫襤褸的人——”

“那麼你自己並不是一個革命者？”我問。

“我嗎？*Bien*, (十一) 不是，我可以對你立誓！”她熱烈地搖着頭。“那些 *méchants* (十二) 那些惡漢，他們要推倒一切！”馬賽爾戰慄着。

“看這兒，馬賽爾！你活在這樣的世界上海可快活嗎？牠只把你趕到了街上去賣你自己，此外又替你幹了什麼好事情？”現在弗來德是投在宣傳底沸騰的潮流上。“紅色的日子來了的時候，我知道我是要站在堡柵底那一面的——”

馬賽爾開始笑了。這是一聲苦笑。我看見她不自覺，這還是第一次。

“Ta gueule, (十三)我底朋友，”她粗魯地插入說。“我知道這些話！我已經聽到過了，在我還是那上等的……我知道！”她停止了，自己笑着，又牽強地說了出來，“我底祖父是爲了在公社裏拿紅旗，所以在拉舍斯神父底一座牆邊被鎗決了。”她驚異着，臉色含羞地看着我們，又切着齒。“這兒，你們看出了我是從無價值的家庭裏出來的。……”

“你底祖父！”弗來德喊。

“不要說起我底祖父了！”馬賽爾漠然地說。“讓這衰頹的，手上醜醜的老傻瓜躺在他底墳裏吧。我以前從沒有說起他過，我也不願意替他底靈魂燒蠟燭。”……

弗來德握住了她底手。他得意極了。“上帝祝禱你底祖父！”

靠了她底職業底敏捷的智慧，她便猜到，爲了某種神秘的理由，她已經得了人底歡心。她開

始低聲地唱着 Internationale (十四) 底最後幾行來，算是回答。

“C'est la lutte finale——”(十五) 她對弗來德賣弄着風騷。

“可以再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你祖父的事情嗎？”我問。

“沒有什麼可以說了，”馬賽爾說，半含羞，半快意，整個地譏諷的。“他是個從只有上帝知道的地方來的蠻子。他沒有父母。他是個石匠，據說是個好工人。可是他把時間用在讀書上，他又常要罷工。他是個野人，常是在狂喊‘打倒政府和富人！’人們稱他做‘Le Farou’

(十六)。我記得我父親講過那些兵士怎麼地來把他從家裏捉去鎗斃。我父親那時候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他把我祖父藏在一張床底褥子下面。但是那些兵士用刺刀插了進去，有一下剛在他肩膀上劃過——他們便看見了血。於是我們底祖父便對兵士們演說了一番——他是常演說的——請他們不要殺害公社。……但是他們只對他笑笑

——” 馬賽爾笑着，因為這是有趣的。

“可是我底父親——”她繼續說；“天哪！他是更壞了。我還能記得克勒索工廠裏的大罷工——讓我想——這是在開博覽會那一年。我底父親幫同造成了那一次罷工。那時候我底哥哥還是一個小孩——他只有八歲，他已經和窮孩子一樣地在做工了。在所有的罷工工人底隊伍裏，我底父親忽然聽到從行列那邊一個孩子底口音對他喊了一聲——這是我底小哥哥，也像是一個同志似地拿着了紅旗在走！

“‘喂，老孩子！’他喊我底父親。‘Ça ira！’
(十七)

“這一次罷工他們打死了好多工人。”馬賽爾乖戾地搖着她底頭。“哼！好傢伙！”

弗來德和我不安了，并且發現我們因為留在一個地位上而受了寒。我們在窗上叩着，叫了cognac 酒。

“現在關於我底不幸的家庭，你們已經知道得很多了，”馬賽爾說，試裝着輕佻的樣子。

“說下去，” 弗來德 嘎聲地說，閃着眼睛。

“可是你們要帶我去吃飯， n'est-ce pas ?

(十八) ” 馬賽爾 曲說着，我點頭。“pardié !”

(十九) 她繼續說，露着齒。“我底父親並不是這樣吃飯的——他！在我祖父死了之後，我底老頭子便找不到工做。他挨着餓，一家一家地去討飯。但是她們看到他就把門關了，我祖父底同伴們底女人說，‘不要給他，那 Salaud (二十)；他是那吃鎗斃的蠻人底兒子。’我父親只能偷偷地挨到咖啡店裏的桌子邊去，像一隻狗，拾一些殘屑過活。這事情使我懂得了好多，” 馬賽爾 說，搖着她底短髮。“要和那些養活你的人常保持着很好的關係。這就是我不像那一個姑娘樣地丟下那侍者跑了的原故；我又對什麼人都說我底家庭是高貴的，他們或許會使我替我底父親受罪，像他替他底父親受罪一樣。”

光線碎在我身上，又一次人道底捉摸不定的基礎再鎖定了。這兒是達到馬賽爾的鑰匙，她底懦弱，她底卑賤。曾經繞着她的並不是罪惡，却

是地上的主人所施於人類精神的不可忍受的凌辱，是那些渴望自由的人們底可怕的刑罰。

“我還能記得，”她說，“在克勒索罷工完了之後，工頭們怎麼地趕走了他們底討厭的工人。這是在冬天，幾星期之內我們只有些母親在曠野裏收集到的木材用來取暖——和一點兒管理處給我們的麵包和珈琲。我是只有四歲。我父親決定上巴黎去，我們便動身了——走去的。他把我背在肩上，還有一隻肩背着一小捆的衣服。我底母親也背了一捆——但是她已經害着肺癆，每一小時總得休息一下。我底哥哥走在後邊。我們在露枝的白楊樹中間，沿白色的直路走去，路上是蓋着輕輕的雪。兩天和一夜。……黑暗來了的時候，我們擠在一個修路夫底荒廢的小屋裏，我母親咳嗽着，咳嗽着。於是在太陽沒有升起之前就出發了，在雪裏踏過去，我底父親和我底哥哥喊着革命的口號，又唱

‘Dansons la Carmagnole

Vive le son—Vive le son—

Dansons la Carmagnole

Vive le son du canon! (二十一) ”

馬賽爾在唱這被禁止的歌的時候無意中竟提高了她底聲音；她雙頰紅了，她眼睛霎了，她又頓着腳了。她突然停止了，害怕地向四面望望。可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

“我底哥哥有又高又小的聲音，像一個女孩子，我底父親，當他看見他底兒子在身邊頑強地重踏着脚步，又像一個老罷工工人似地狂喊着忿怒底歌的時候，常要禁不住笑出來。

“Allons! Petit chemineau (二十二) ——你這小蕩子！我可以賭咒警察總有一天會知道你！”他便會打他底背部。這會使我底母親變色，有時候在夜裏她會溜下床來，到我哥哥睡着的那角落裏去，將他喚醒了，哭泣着告訴他，要他大起來做一個好人。有一次我底父親醒過來，將她捉住了。……但這是要後一些時，在巴黎。……

“他們會唱着：

‘Debout frères de misère!
（起來，不幸底弟兄們！）
‘Ne voulons plus de frontière;
（我們不再要疆域；）
‘Pour égorger la bourgeoisie,
（爲要掠奪資產階級，）
‘Et supprimer la tyrannie,
（又壓服暴政，）
‘Il faut avoir du coeur,
（我們必需有勇氣，）
‘Et de l’énergie,
（和力量！）

“於是我底父親便會用閃光的眼睛望着前面，像軍隊似地進行。每一次他底眼睛這麼地閃着光，我母親便會顫抖起來——因爲這就是表明和警察發生的造次而又可怕的衝突，或是一次流血的罷工，她替他害怕。……我知道她一定感到這樣，爲因他是和我一樣地遵守法律的；而我底

父親，他真不好。” 馬賽爾顫動着，一口喝乾了她底 cognac 。

“在我們未到巴黎之前，我是什麼事情都不會知道，”她繼續說，“因為那時起我才開始長大。我最初的記憶幾乎要遲到我父親領導着那邊邁納路上的諦利雍煤場底大罷工，後來却給警察打斷了手臂回家來的時候。此後便是上工，罷工——上工，罷工——我們家裏吃的東西又缺少，我底母親便更單弱下去，直到後來死了。我底父親又結了婚，一個信教的女子，她後來只知道繼續地上教堂去，替他底不滅的靈魂祈禱……因為她知道他恨得上帝多利害。

“他常每星期等組合集會之後在夜裏回來，他底眼睛像星似地閃耀，沿街咆哮着褻瀆神聖的話。他是一個可怕的人。他常是首領。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出去幫助在蒙馬特爾的示威。這是在聖心院——那在山頂上可以俯瞰全巴黎的白色大教堂，之前。你知道歌伐利野德拉巴爾底造像是正在那下面？這是古代的一個拒絕向宗教儀仗致敬

的青年人；一個教士用他們帶着的十字架打斷了他底手臂，於是他便被裁判所燒死，他帶着練條站在那兒，他斷了的手臂垂在一邊，他底頭抬着，這麼——驕傲地。Eh b'en (二十三) 工人們是在向教會或在什麼東西示威——這我可不知道。他們演說，我底父親正站在教堂底坡上，突然那教堂裏的 curé (二十四) 出來了。我底父親用雷底聲音喊，'A bas (二十五) 教士。那隻豬將他燒死！' 他指指那造像。'放他到街燈上去！絞死他！' 於是他們都對那坡級開始叫囂騷動起來，——警察使用手鎗來對付羣衆。……啊，那一夜我底父親全身是血，勉勉強強地走回家來。

“我底繼母在門邊碰到了他，非常忿怒，說，‘喂，你剛才在那兒，你這沒用的東西？’

“‘在參加一次運動，quoil (二十六)’ 他咆哮。

“‘這對你真有好處，’ 她說。‘我希望現在你已經醫好了。’

“‘醫好了？’ 他喊，又從他缺牙的血口裏怒號。‘等下次吧！ça iral’

“這話真不錯，這是在勒伯甫上斷頭臺的時候，那些胸甲兵襲擊了社會黨人，我父親被他們頭上受了劍創帶回家來。”

馬賽爾嘴裏銜了紙煙靠過去在弗來德底嘴邊取火。

“他們稱他 ‘Casse-Tête’ (二十七) 波阿索——‘破頭棒’——他是一個硬漢。……他多麼恨政府！有一次我從學校裏回家來，告訴他說他們已經教過我唱馬賽曲。

“要是我聽到你在這兒唱這首該死的叛徒底歌，’他對我喊，捏緊了拳，‘我要裂開你底臉！’”

我有一幅這粗糙的，量狹的老戰士底心上的肖像，刻劃着一百次無意識底記號，和警察盲目地打架，在組合集會之後穿過汗穢的街道踉蹌地回家來，他底腦袋燃着一種再生的人道底幻像。

“而你底哥哥呢？”弗來德問。

“呵，他甚至比我底父親還壞，’馬賽爾說，笑着。“許多事情你都可以和我底父親談

起，但是有些事情是你絕對不能和我底哥哥談起的。甚至在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底行爲就很可怕。他會說，‘放學之後到怎麼怎麼的一個教堂裏來會我——我要想禱告。’我便在坡級上等他，於是我們一塊兒走進去跪下了。當我在禱告的時候，他會突然地跳起來，喊着在教堂四周亂跑，踢翻了椅子，打碎了在壇上燒着的蠟燭。……並且每次在街上看到一個 curé，他總緊跟在他後面，喊着，‘A bas les calottes! A bas les calottes!’ (二十八) 被捕了二十次，甚至被關過感化院。可是他屢次逃走。在他只有十五歲的時候，他從家裏跑開去，一年不回來。有一天他走進了廚房，那兒我們大家正在吃早餐。

“‘晨安，’他說，好像他並不會逃走過一樣。‘早晨很冷，可是？’

‘我底繼母喊了起來。

“‘我當初想去見見世面！’他繼續說。‘我回來，因為我一點錢也沒有，又挨着餓。’我底父親永不罵他，只是讓他留在那兒。在白天，他老

是挨在咖啡店四周的角落裏，一直要到夜半之後才回家。後來有天早晨他又不見了，並沒有留一句話給什麼人。三個月之後他回來了，餓着肚子。我底繼母對我底父親說他應當叫那孩子做點工，說要供給一個懶惰的，不守法律的人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底父親只笑着。

“‘聽他去！’他說。‘他知道他在幹些什麼。在他身上有好的戰鬥的血。’”

“我底哥哥老是這樣逃走又回來，一直到他快十八歲了。在最後的期間，在他住定在巴黎之前，他會常做着工，直到他收集了充分的錢可以走開。最後他在這兒一家工廠裏找到了一樁穩固的行業，他又結了婚。……”

“他有很善於唱歌的聲音，能夠唱着革命歌使人們吃驚。在夜裏，當他工作完了之後，他常在他項頸上縛着一條紅色的大手巾，到音樂廳或是酒店裏去。他走進去，而當別個歌者在臺上唱着什麼歌的時候，他會突然高舉着他底聲音，唱起 *Ça ira* 或是 *Internationale* 來，臺上的歌者

會被強迫停止，所有的聽眾會轉過頭來注意我底哥哥，他正在那劇場底頂層椅上。

“當他唱完了，他會喊，‘你們可喜歡這個？’於是他們會對他喝着采又拍着手。他便喊，

‘大家來和我一齊說，“打倒資本家！A bas 警察！把 flics (二十九) 帶到街燈上去！”’於是便會聽到些喝采聲和噓氣聲。‘我可聽到有人在噓我！’他喊。‘誰敢噓我，我就和他到外邊去相見！’隨後他會和成可怕的一羣的十個或是十五個人在街上相打，直到警察來了。……

“他也常領導罷工，可是他有一種帶笑的，慫恿的態度，會使所有的同伴們都愛他。……他或許一天會做成了代議士，要是在他年輕的時候，我底父親不教他不守法律——”

“他現在在那兒？”弗來德問。

“在那邊什麼地方底壕溝裏。”他模糊地將手臂向東面移過去。‘戰事開始的時候，他不得不和別人一塊兒去，雖然他恨軍隊。當他在替軍事服役的時候，這是可怕的。他永不肯服從。他

在獄中幾乎有一年，有一次他決定要升遷起來，一個月之內他們便叫他做了伍長，他是這麼聰明。……但是就在第一天，他就拒絕對他這一隊裏的兵士發命令。……‘爲什麼我要對這些同伴們發命令？’他喊。‘有人叫我命令他們去掘壕溝。Voyons, (三十) 他們可是奴隸？’因此他們又把他降到了行伍裏。於是他組織了一次反叛，勸他們打死他們底軍官。……那些人自己是這樣地感到侮辱，他們把他從一座牆上丟了。他這麼可怕地恨戰爭！當議會裏在提出三年軍務法的時候，領導羣衆到布爾彭宮去的也是他。……現在他定要去殺死 Bôches (三十一)，像別人一樣。或許他自己已經死了；我可不知道——我並沒有聽到什麼消息。”於是不相關地，“他有一個五歲的小兒子。”

三代的猛烈而又自由的血，不知疲倦地在爲了自由底暗淡的夢而鬥爭。而現在第四代在搖籃裏了！他們可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鬥爭？沒有關係。這是一種比理性還深的東西，一種強力和辯

證所都不能拔去的人類精神底本能。

“你呢，馬賽爾？”我問。

“我？”她笑了。“可要我告訴你們說我並沒有被一位公爵所誘惑？”她發出了一聲小小的苦笑。“你們便會不尊重我了——因為我注意到你們這些旅行的朋友是要你們底娛樂和浪漫史相適應的。但這是真的。這並不是浪漫的。在我們生活底厭倦和嚴肅中，我常要求愉快和歡樂。我常要笑，要快樂，就是在孩子時代已經這樣了。我常想像着喝香檳，到戲場去，我又要珠寶，好衣服，汽車。我底父親很早就注意到我底趣味是在這方面的；他說，‘我看你要把一切都丟了，把你自己去賣給有錢的。現在讓我告訴你，你只要犯了一件錯事，我就要把你趕出門去，不再認你是我底女兒。’

“在家裏是難捱了。我底父親不願寬恕沒有結婚而有了情人的女子。他常說我是快要犯罪了。我長大了的時候，他不準我離開家裏，除了和繼母一塊兒。一等到我長足了，他立刻要去替

我找了一個丈夫，爲了挽救我，有一天他回家來說他已經找到了一個——一個跛行的灰白的青年人，在同街上的管飯店的底兒子。我認識他；他不是壞的，但是我耐不得想起結婚。我這麼地要自由。”我們驚異了，弗來德和我。“自由！”那老人這麼堅苦地戰鬥着，爲的可不就是這東西嗎？

“所以那一夜，”她繼續說，“我離開了床，穿上了星期日底衣服，又加着每天穿的衣服，逃走了。整夜我在滿街跑，第二天也這樣。那一晚，抖着，我走到了我底哥哥在做工的工廠口，等他走出來。我不知道他可會把我去交給我底父親，但是立刻他出來了，和幾個伴侶們喊着又唱着。他偵視着我。

“‘啊，老姑娘，什麼東西把你帶到這兒？’他喊，握住了我底手臂。‘困難吧？’我告訴他我已經逃走。他站開去，看着我。‘你沒有吃過，’他說，‘跟我到家裏來見我底妻子。你會喜歡他的，我們可以一塊兒吃！’我這麼做了。他底妻

子是奇怪的，她張開了手臂來抄我，他弱又給我看那小孩，只有一個月。……這麼胖！在那屋子裏一切都是溫暖而又快樂的。我記得她自己烹飪，我從沒有吃過這麼一餐！他們什麼也沒有問我，直等到我吃過了，於是我底哥哥點了一枝捲煙，又給了我一枝。我是怕抽煙的，因為我底繼母說過，這會把一個女人帶進地獄去。……但是那妻子笑着我，自己拿了一枝。

“‘現在！’我底哥哥說。‘啊，你底計劃怎麼樣？’

“‘我沒有計劃，’我回答。‘我一定要自由的。我要歡樂，和美麗的衣服。我要到戲場去，我要喝香檳。’

“他底妻子憂愁地搖着頭。”

“‘我從沒有聽得過一個女人會找到能給她這些東西的工作，’她說。

“‘你可以爲我要做工？’我突然說。‘你可以爲我要爲了一星期十法郎而在工廠裏做一世奴隸，或是穿着別個女人的衣服在和平路上的什麼

couturière (三十二)那兒踱步？你可以爲我會聽別人底命令？不是，我要自由！’

“我底哥哥嚴正地看了我好一會。於是他說，‘我們是有同樣的血的。和你爭論，或是強迫你，都不會有什麼好處。每一個人類都應當掙出他自己底生活來。你可以去，愛什麼，你就幹什麼。但是我要你知道，有時候你肚餓了，或是灰心了，或是被拋棄了，我總是不會拒絕你來的——你活着的時候，我們這兒總歡迎你來。’”…

馬賽爾用她底手背粗糙地拭着她眼睛。

“我在那兒過了夜，第二天我出去在城裏四面跑，和咖啡店裏的姑娘們談着——像我現在一樣的娘姑們。她們勸我做工，假使我要一個穩固的愛人；於是我到一家大的部局倉庫裏去了一個月。那時候我有了一個愛人，一個阿根廷人，他給我美麗的衣服，又帶我上戲場去。我從沒有這麼快活過！

“有一夜在我們上戲場去的時候，我們剛走過我哥哥底家，我想走進去讓他知道我發現了生

活是多奇怪。我剛穿着一件藍的 charmeuse (三十三)衣服——我現在還記得，這是可愛的！跟很高的，扣子上有閃光寶石的便鞋，白手套，一頂有黑色駝鳥羽的大帽子，和一個面罩。幸而面罩是蓋着；因為在我走進了我哥哥底住宅底門的時候，我底父親正站在那邊坡級上！他望着我。我止了步。我底心停滯了。但是我看到他並沒有認出我。

“‘Va t'en!’ (三十四) 他喊。‘你這種人在這兒，一個工人底家裏，幹什麼？你到這兒，用在作場裏的可憐人和他們底憔悴的妻子，他們底垂死的兒童底汗水所造出來的你底絲和你底羽毛來侮辱我們是什麼意思？走開，你這娼女！’

“我很害怕他可會認出我！

“我再看見他，此後只還有一次。我底愛人離開了我。我有了旁的愛人。……我底哥哥和他底妻子出去住在聖德尼斯，我底父親近邊。我有時候常出去，在他們那兒過夜，和那長得這麼快的孩子玩。這真是快樂的時光。我常在天亮就走

開，免得碰到我底父親。有天早晨，當我走出到街上去的時候，我看見我底父親，正帶了他底食品桶在晨間上工去！他沒有看到我底臉。除了在他面前走下街去之外沒有方法可以想。五點鐘光景——四面人很少。他在我後面跟着，立刻我注意出他在走得快起來。於是他低聲地說，‘女士，等等我。我們是望同一方向去的 nein？’（三十五）我急忙地走。‘你是美麗的，女士。我也是不老。我們可以一塊兒到什麼地方去嗎？’我慌張極了，我是充滿了害怕和恐怖，他不要看到我底臉！我不敢轉向邊街去，因為他會看到我底側影。因此我一直地上前去——這樣地走了幾點鐘，幾哩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才停止。……我不知道他現在可已經死了……我底哥哥說，他從不講起我；”……

她停止了，街上的喧擾對於我們底好久不聽到牠了的耳朵又成爲顯然的，并且倍加了以前的聲響，弗來德很興奮。

“真神奇，憑上帝！”他喊，彈着桌子。“這

同樣的血，這同樣的精神！你看革命是怎樣一代一代地變得更甜蜜，更廣闊了，你看哥哥能夠怎樣用一種老年的父親所不知道的方法來認識自由！”

馬賽爾向他投了一絲驚異的眼色。“你這話什麼意思？”她問。

“你底父親——終身為自由而戰鬥——可是把你趕走，因為你要你底自由！”

“呵，但是你不懂得，”馬賽爾說。“我做錯了。我是壞的。要是我有一個像我一樣的女兒，我也要這麼做。”

“你可不能看到？”弗來德喊。“你底父親要自由，是爲了男子，而不是爲女人！”

“天然，”她聳着肩。“男子和女人是不同的。我底父親很對。女人一定是要——莊重的！”

“女人是需要另外一個時代了，”弗來德悲慘地嘆息。

我拿起了馬賽爾底手。

“你可懊悔嗎？”我問她。

“懊悔我底一生？”她閃了回去，驕傲地蕩着她底頭。“Dame, (三十六)不。我是自由的！”...

一九一四

- 註一 法語，平壤。
- 註二 法語，女友。
- 註三 法語，憑上帝底名字。
- 註四 法語，出納櫃。
- 註五 法語，好貨。
- 註六 法語，驚人的。
- 註七 法幣名，二十分之一法郎。
- 註八 第一次法國革命時左派流行的歌。
- 註九 法語，被禁止的。
- 註十 法語，流氓。
- 註十一 法語，好。
- 註十二 法語，壞人。
- 註十三 法語，臭嘴。
- 註十四 國際歌。
- 註十五 法語，這是最後的鬥爭——

- 註十六 法語，‘鬻子。’
- 註十七 進行，法國恐怖時期流行的歡呼。
- 註十八 法語，可不是嗎？
- 註十九 法俗，一種誓詞。
- 註二十 法語，醜陋的人。
- 註二十一 Carmagnole 歌裏的複唱，大意爲——
- ‘我們來舞 Carmagnole
聲音萬歲——聲音萬歲——
- 我們來舞 Carmagnole
大炮底聲音萬歲！’
- 註二十二 法語，我們上前，小蕩子。
- 註二十三 法語，且說。
- 註二十四 法語，本堂教士。
- 註二十五 法語，打倒。
- 註二十六 法語，怎麼！
- 註二十七 法語，一種大棒子。
- 註二十八 法語，，打倒小帽子！打倒小帽子！
- 註二十九 法語，保安隊員。
- 註三十 法語，我們看。
- 註三十一 法人對於德人的鄙稱。

- 註三十二 法語，女賊隨。
- 註三十三 法語，妖媚的。
- 註三十四 法語，你走開。
- 註三十五 法語，一種疑問詞。
- 註三十六 法語，一種罵詞。

麥克一美利堅人

MAC-AMERICAN

麥克——美利堅人

我在墨西哥碰到麥克——啓瓦瓦城——在
新年底前夜。他是有家鄉底氣息的，一個土產的
美利堅人。我記得，當我們闖出旅館到啓利去喝
Tom and Jerry 的時候，古寺裏的破碎的鐘正向
四面打着，在召集午夜彌撒。我們頭上是熾熱的
空漠的羣星。在整個城上，從維拉底軍隊駐紮着
的 cuartels (一)，從遠方裸着的小山上的前隊，
從街上的守衛兵房，傳來了喜悅的擊射聲。一個
酒醉的軍官走過我們，弄錯了 fiesta (二)，喊着
“基督生了！”在下面第二個角落裏，一羣兵

士，用 serape (≡) 一直包裹到眼睛邊，環火坐着，在唱一首永不會完的，稱為“致弗蘭西斯哥維拉的晨歌”的歌謠。每個歌者都應得編一句關於這位大首領底功業的新詩句。……

在教堂底大門邊，穿過公共方場底陰影的走路，在黑暗的路口看見了又重復消失了，那些穿黑袍的婦人們底沉默的，不吉的外形聚集着在洗淨她們底罪惡。而從那寺院裏，一道灰紅色的光線流出來——奇怪的印第安聲音在唱着一支我只在西班牙聽到過的歌曲。

“讓我們進去看看這樣儀式，”我說。“這一定是有趣的。”

“啊，不要！”麥克說，用一種稍有些牽強的聲音。“我不願意到快完了才去參加宗教典禮。”

“你是一個天主教徒嗎？”

“不是，”他回答。“我不想到我是無論什麼東西。我已經幾年不上教堂了。”

“你真好極了！”我喊。“所以你也不是迷

信的！”

麥克有點厭惡地看着我。“我不是一個宗教的人。”他爭說。“可是我並不到處攻擊上帝。這裏面有很大的危險。”

“什麼危險？”

“怎麼，你死的時候——你就知道。”現在他是憎厭而又忿怒了。

在啓利我們又碰到了兩個美利堅人。他們是那用“我在這地方住過七年，我非常底細地了解得這兒的人民！”來作一切言語底序文的一種人。

“墨西哥女人，”一個說，“是世界上最腐敗的。怎麼，她們一年至多洗兩次澡。至於說道德——這簡直是沒有的！她們連婚也不結。她們偶然喜歡誰，就和誰做一塊。墨西哥女人都是娼妓，旁的真沒有什麼可說！”

“我在託列洪弄到了一個很好的印第安姑娘，”另一個開始說。“啊，這是一件罪惡。怎麼，她連我可要和她結婚也不管！我——”

“這是她們底樣子，”那一個插入，“隨便！”

她們就是這麼的。我在這地方住過七年。”

“你可知道，”另一個對我嚴厲地搖了搖指頭。“你可以對一個墨西哥小鬼把這些話全講了，他只會對你笑笑！他們就是這麼一種齷齪的臭鼠！”

“他們一點沒有驕傲，”麥克說，陰沉地。

“你想，”第一個同國人開始說。“你想，要是你把這話對一個美利堅人說了，就要發生什麼事！”

麥克在桌上捶着他底拳，“美利堅女人，上帝祝福她！”他說。“要是有人敢對我點污了美利堅女人底好名譽，我想我就要殺死他。”他對桌子四周睜視着，因為我們之中沒有人來點污那大共和國底女性底名譽，他繼續說。“她是一種‘純潔的理想，’我們要使她永遠如此。我願意在耳邊聽到無論誰說起一個女人底腐敗！”

我們帶着一種幾個加拉哈德 (四) 在集會的嚴肅而又正當的神色喝了我們底 Tom and Jerries。

“說，麥克，”第二個人突然說。“你可

記得那個冬天在堪撒斯城你和我所有的那兩個小姑娘？”

“我可得記？”麥克發炎。“可還記得那你自己以為發作了的可怕的病症？”

“我可要忘了牠，”

那第一個人開口了。“啊，”他說，“你可以隨意地稱揚你底漂亮的 Señoritas(五) 。可是我，給我一個乾淨的美利堅小姑娘就得了。……

麥克是有六呎多高——一個野蠻的人，正在青年底瑰瑋的傲慢之中。他只有二十五歲，但是他已經看見過許多地方又當過許多職務：鐵路工頭，在喬奇亞的園地監督，在一處墨西哥礦場上的司機長，打煙窗蓋眼的人，州知事。他最初是從委爾孟特來的。剛在喝第四杯 Tom and Jerry，他便除下了他底過去底面幕。

“在我走下到白林登在一家木材作場去辦事的時候，我還是一個近十六歲的孩子。我底哥哥已經在那邊做了一年，他把我去住在和他同一的

屋子裏。他比我大四歲——也是一個大塊頭；可是軟弱一點。……老是在批評着相打是多麼錯誤，和這一類事情。從不衝撞我——甚至在他對我發怒的時候，因為他說我是比他小。

“啊，那屋子裏有一個姑娘，我底哥哥進行了好多時候。那時我有了最固執的壞脾氣，”麥克笑。“老是有的。我只想把那姑娘從我哥哥那兒奪走。立刻我做到了。啊，先生們，你們可知道那個鬼姑娘怎麼辦？有一次在我哥哥和她親吻的時候，她忽然說了，‘怎麼，你正像麥克一樣地親吻！’……”

“他來找到我。他全部的關於不要相打的意識是當然沒有了——對於一個真的人是不值得的。他頸下是這麼白，我簡直要認不得他——眼睛像火山似地冒着火。他說，‘該死，你和我底姑娘幹了什麼事？’他是一個大傢伙，登時我就受了驚嚇。可是那時候我記得了他是多麼柔軟，我就發作了。‘要是你拉不住她，’我說，‘就放她走吧！’”

我只要對他說一句話，他伸出了他底手叫我握，可是我只對他轉過身去說，‘你畜生養的！’此後不久他便回去做工，但是在路上死了，……”

“哈！”第一個人說，“西北馬警隊！這一定是一樁差事，一枝好鎗和一匹好馬和對印第安人的胡亂行事！這就是我所謂遊戲！”

“講到遊戲，”麥克說，“世界上最大的遊戲就是獵黑奴，在我離開了白林登之後，你記得，我就飄下到南方。我是出來從頭到底地看看世界的，我剛發現我能够刮錢。天哪！我常要打架，……啊，無論怎麼，我在喬奇亞上了一處棉花種植場，在一處叫做諦克斯維爾的地方附近；他們剛巧得差做一個監督，我就站牢了。

“我還很能記得那一晚，因為我是在自己小屋子裏寫信回去給我底妹妹。她和我總是很對的，可是我們好像不能和家裏旁的人相安。去年她和一個鼓手有了關係——要是我捉到了那個——啊，我這麼說；我是坐在那兒在一個小油燈光下面寫信。這是黏膩的，炎熱的一夜，窗帷只是蠕

“這是一次不好的相打，他要出去殺死我，我也想殺死他。一重很大的紅雲來到我身上，我忿怒地上去，發狂了，看這耳朵？”麥克指着那說到的肢體底殘餘。“他幹的，他在一隻眼上吃了我一下，所以他永不看見了，我們立刻不再用拳頭；我們抓着，又扼着，又咬着，又踢着，他們說我底哥哥每過幾分鐘總要發出像牛那麼的聲音來，我却只張開了口不住地喊，……立刻我踢着了一腳——在一個可以中傷的地方，他就像死一般地倒了。”……麥克喝完了他底 Tom and Jerry 。

有人又叫了一盞，麥克繼續說。

“此後不多時我走開到了南方，我底哥哥又加入了西北馬警隊。你還記得零六年那個在維多利亞殺死那傢伙的印第安人？啊，我底哥哥被派出去追他，在肺部吃了一鎗。我適巧在那邊探訪鄉民——我只回去過這麼一次——那時候我哥哥正回家來等死，……可是他好了，我記得我走出去的那天他正起床來，他和我同走到了車站，請

行的臭蟲堆。看牠們到處爬滿真使我發癢。忽然地，我豎起了我底耳朵，頭髮開始在我頭上站了起來。這是狗——血腥獵狗——在黑暗中很快地來了。我不知道你們幾位可聽到過獵狗在一個人後來追叫起來的聲音。……無論那隻在夜裏追叫的獵狗總是世界上最淒涼的，最晦氣的聲音。可是這個比那個還壞。牠使你感覺到好像你是站在黑暗中，等什麼人來把你吊死——而你又不能避開！

“約摸有一分鐘我所聽到的就是狗，後來有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落到了我底籬笆上，沉重的跑着的脚步聲經過了我底窗，又有喘息聲。你知道一匹倔強的馬，當他們用一根繩子在他頭上扼住他的時候，是怎麼喘氣的？照那樣。

“我一下子跳出去到門了邊，正來得及看到那些狗在我底籬笆上爬。有一個我看不到的人喊了出來，粗糙得幾乎說不清話，‘他要到那兒去？’

“‘經過了這屋子又回出去了，’我說，開始

跑了。我們約摸有十二個。我到底不知道那個黑奴幹了什麼，我想大多的人也一樣。我們不管。我們像狂人似地跑，穿過了棉場，爲水流而潮濕的樹林，游過河，跳過籬笆，普通一個人照這樣就是趕一百碼也要累極了。我們可一點也覺不到。口水不住地從我嘴邊流下來，——這就是使我困擾的唯一的。這是圓月，每一次在我們到了一處寬曠的地方的時候，總有人會喊，‘他往那邊去了！’我們便想那些狗已經弄錯了，於是到了一個陰影裏。老是狗在前面，像鐘似地叫。說，你們可聽見過有一隻獵狗在追人時候的聲音嗎？這是像一隻野牛！我在二十處牆上打破了我底脛骨，我又在所有的喬奇亞樹上碰着頭，可是我總不覺得。……”

麥克嚼着他底唇又喝。

“當然，”他說，“當我們走到他身邊，那些狗正把那黑人撕成碎片。”

他在閃爍的追念中搖着他底頭。

“你可寫完了寄給你妹子的信？”我問。

“當然，”麥克立刻說，……

* * *

“我不喜歡住在這兒墨西哥，”麥克自願地說。 “那些人是一點‘心’也沒有的。我喜歡人們要是和善的，像美利堅人那樣。”

一九一四

註一 西班牙語，兵房。

註二 西班牙語，節目。

註三 西班牙語，披肩。

註四 Arthur 王傳說裏的圓桌騎士中之一，綽號‘貞潔的’。

註五 西班牙對女士的稱呼。

百老匯之夜
BROADWAY NIGHT

百老匯之夜

他站在百老匯和第四十二街底轉角上，一個整潔的人，有着帶灰色的頰髭，一張恬靜的嘴，攔在鼻端上的和藹的眼鏡，和一個根據人道而反對軍備的教士底普通神色。但是在他底高頂硬氈帽底前額上却有一片貼着“婚姻新聞”的東西；另外一片掛下在他底胸前，第三片從他底伸開的右臂掛下着，他底左手又拿着一疊這種報紙。每過一刻兒，他底嘴便機械地張了開來，於是他使用服性的聲調發着音：

“買一份婚姻新聞去。假使你要一個妻子或

是丈夫。五分一份。化一個鎊幣就買到結婚的幸福。化半角錢就買到終身的快樂。”

他什麼表情也沒有地說着這話，柔和地在望那過路的一羣。

光線底潮流——白色的，綠色的，黃銅色的，鮮紅色的——打在他身上。在他頭頂，一隻九尺長的小貓在玩弄一個紅絲底奇怪的線軸。一隻巨大的鷹在緩緩地拍牠底翅膀。龐大的牙刷顯得像天上的嚴重的凶兆一樣。一個綠的又紅的又藍的又黃的蘇格蘭人，像屋子那麼高，在跳着沉默的角管舞。兩個穿下衣的巨人離開一碼遠在帶着手套打拳。閃爍的啤酒從瓶子裏倒在浮滿了澄清的泡沫的杯子裏，看不見的手指用火底文字在墨黑的天上描劃着家庭的字句。其中的一切都是有色彩的火焰底波瀾和渦卷。

“假使你要一個妻子或是丈夫。化一個鎊幣就買到結婚的幸福，”黃銅的聲音來了。

他站着不動，像急流中的一塊岩石。正在散戲場。像上過爆發藥的木筏移下一條河去似地，

兩道冒煙着，呼嘯着的摩托車底潮流充滿了百老匯，第七路，第四十二街，街，跌，又分散。……一條街車底閃耀的蛇壅塞着，釘鑼釘鑼着：

邊道像下退的春冰似地在跑，研磨着，急趕着，從一岸到一岸地緊裹着。獐鼠臉的瘦男子，白臉的瘦女人，白色的襯衫胸部底光芒，絲帽，顫動的堆花闊帽，黑髮上的銀罩，有朱紅軟塊的堅硬的暗色小帽，緞子便鞋，裙邊，油漆皮，胭脂和琺瑯和綴布。激動淫慾的刺激的香料。幻成金色光輝的捲煙煙氣底吹噓，青色地。不甚聽得清楚的咖啡和飯店音樂，節奏的。光，聲，迅速的狂熱的歡樂。……起初潮流慢慢地來，於是滿潮——富麗勝於在俄羅斯的皮，勝於東方的絲，勝於巴黎的珠寶，面貌和眼睛和身體，全世界底願望——於是那很快的退潮，和那些淫賣婦。

“五分一份。化半角錢就買到終身的快樂。”

“你可能担保這事情嗎？”我說。

他把他底安靜而又柔和的眼睛轉到我身上，

在回答之前接了我底銀幣。

“翻到第二頁，”他告訴我。“看見那張照片？你唸。‘美麗的少婦，二十八歲，十分健康，五十萬元底鬪女，願和獨身男子通信；目的爲結婚，假使能找到適當的人。’好幾千人都從這幾頁裏得了幸福。要是你失望了，”——他莊嚴地在他眼鏡上面望了望——“要是你失望了，我們是你這銀幣。”

“你自己試過沒有？”

“沒有，”他沉思地回答，“我對你老實說，我沒有試過。”這兒他自己中止了去對過路的人狂喊：“買一分婚姻新聞去。假使你要一個妻子或是丈夫。……”

“我沒有試過，”他接着說。“我五十二歲，我妻子早在五年前的這一天死了。我已經懂得了全部的生活；這樣我爲什麼還要試！”

“胡說！”我喊。“現在到五十二歲生活還不完啦。你看看瓦爾特忒特曼（一）和修珊勃安索尼（二）。”

“你說起的這班人我可不知道，”那賣婚姻新聞的人嚴肅地回答。“但是我告訴你，年輕的人，生活結束的時刻是要依照你畢竟生活過了沒有這問題而定的現在我已經生活過了。”這兒他轉過身去叫着“五分一份。化一個鑲幣就買到結婚的幸福。……”

“我底雙親是工人。我底父親在中央公園貯水處底唧筒室裏給一個飛輪殺死了。我底母親爲了在家裏忙於雜務，所以害肺病死了。我當過百貨商店裏的跑街，旅館裏的茶房，後來我又趕過運晚報的送貨車，直到有一回在鬧架的時候吃打了一頓才不幹——我底體質是壞的——我便到夜校裏去當職員。我在好多辦事室裏辦過事，後來我進了第六大街上的斯密斯太爾非厄銀業公司。在那兒我底生活開始了。”規則的，從容的，他又喊起婚姻新聞底好處來。

“在二十七歲那一年，我戀愛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我們到時候結了婚。我不要再說我們最初的辛苦，也不要說我們第一個孩子底生產，

他是不久就死的——大部分是因為我們底經濟能力不允許我們住在鄰近那多病的孩子可以有充足的光線和空氣的地方。

“後來，事情可更容易了。我在斯米斯太爾非厄升做了職員長。在第二個孩子生了的時候——一個女的——我已經在白原買了一所小屋子，這是我在生活上很精微地省下錢來逐漸付清的。”這兒他停了。“我常奇怪着，照我底經驗，節儉畢竟可是值得的。我們可以在生活上享到更多的快樂，到結果一切總還是一樣。”他似乎迷失在默想中。在上面，光底神經質的渾沌輝煌地跳躍着。兩個穿白色高跟鞋的女人走過，從她們肩頭回顧着那些偷盜的人。我底朋友又喊了一次他底貨物。

“可是。我底小姑娘長大了。我們決定要她去學鋼琴，有一天做個大音樂家，名字放在這兒的電牌上。”他向百老匯移着他底手臂。“在她五歲的時候，我生了一個男孩。他應得做一個軍人——軍隊裏的將校。在她六歲的時候，她死

了。毛病是出在市裏的溝道上——做這工作的包頭壞了事，所以有了一種瘧熱症底流行病。

“她死了，我說——麥特爾死了。此後我底妻子從沒有和從前完全一樣過。不幸不久之後她又要生小孩。我們知道她底情形是不允許這麼的，便用盡了個法想免除。我聽到過東西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醫生也沒有方法。孩子生下來就是死的。我底妻子也不再活下去。

“這麼就丟下了我和小赫培特——他是要做一位軍官的，你記得。在這個時候，小太爾非厄先生繼續了他底父親管理這行業，他還剛離開大學，懷着效能和辦事改組底觀念。他第一就開除我，因為我底頭髮已經白了。……我就請求建築債務團允許我把房款停付六個月，那時候我可以弄到另一個職業。赫培特是十四歲。他還得在學校裏，這是非常重要的，為要預備西端考試——因為他是要到那兒去。

“要我再去找一個職員底地位是不成的，雖然我在城裏什麼地方都尋過。我後來做了財政區

域附近的繪皮屋底守夜人，當然薪水是比我從前賺過的一半還少，我房子底付款又到期了，但是我可不能應付。因此我就失去了牠。

“我帶赫培特同到了城裏，他進了公立學校。他十六歲的時候，剛在十二個月之前，我底小赫培特害腥紅熱死了，後來不久我又掉了這可以供我安適的生活的職務。”

他停了，又轉向那些過路人，溫和地叫他們“買一份婚姻新聞去，化一個鎊幣就買到結婚的幸福，化半角錢就買到終身的快樂。”……

炫耀的名字，廣大興奮的火災，踢蹴着的姑娘們底熾熱的腿，——所有裝飾着劇場底正面的光——都——地消隱了，假珠寶舖熄了陳列窗裏的燈，因為妻子們和未婚妻們都回家了，而剩在後面的婦人們，女優們和大娼妓們是在炫目的舞場裏作了探戈舞又喝香檳，家庭科學和個人衛生還穿過天庭地騷動着，但百老匯是更暗淡了，更安靜了；幽幻的姑娘們，一個一個地，兩個兩個

地陳列着，眼光敏捷而又遊移，誘惑地從光線裏移到陰影裏。在黑暗中，男子們藏匿着，又繞着轉角。他們走下街去，拉高了外衣領又拉低了帽子，用堅銳的眼睛在吞食婦人們；他們底嘴是乾的，他們又爲了熱病和追獵底興奮而顫抖着。

“這兒，給我一份，”一個像鏽鐵般的聲音說，穿一條又闊又短的裙，一雙背上結紐的灰色高跟鞋的，戴一頂大小像鈕子似的淡紅帽子的胖婦人，用帶着污穢的白手套的粗肥的指頭拿出了一個鏰幣。從後面，在黑暗的街上三行房屋底距離，你或許當牠是年輕的。但是近到手頭，牠底頭髮已經在轉白中有了銀絲，而在這人工的紅色之下還有死白色的皮底團塊——空洞和皺縮。

“晚上好，太太，”我底朋友說，客氣地舉着帽子。“我相信你現在很好。今晚上買賣怎麼樣？”

“已經不是我最初在百老匯做的那樣了，”那婦人回答，搖着她底頭。“現在是流氓和小叫化——這就是的。一對快活的傢伙正蕩下山利去

——要我去吃飯。天哪，你知道這是怎麼的？他們騙我，我發現了。我在好的時候也和城裏的什麼姑娘們一樣地有很好的地方。你想！我在第四十五街碰到了一個傢伙，他說，‘我們到那兒去？’我就說，‘我知道在第七路有一個地方。’

‘第七！’他說。‘七是我底倒運的數目。晚上好！’他就算了。你想！”她帶着和善的嬉笑顫動起來。立刻我進入了她底視線裏。“你年輕的朋友是誰，比爾？”她說。“替我們介紹。”她放下了聲音：“說，乖乖，可要玩玩？不要嗎？”她噁氣，顯露了金牙齒。“啊”無論怎麼，這是上床的時候了。我要回家去塞住我底耳朵。”

“找一個丈夫？”我問，指着婚姻新聞。

“什麼！你說，你可知道那一個姑娘不是這麼的。要是你結交到了一個有百萬家財的好朋友，你可以這兒對比爾留幾句話。他每天夜裏看見我。”

“可是你只在星期六晚上才買婚姻新聞，”
比爾說。

“在星期日看，”她回答。星期日我真可以休息。我在上帝日從不做什麼事的——從沒有。她驕傲地蕩着她底頭。“從沒有，無論我是怎麼窮。我是受嚴格的教育的，我有宗教的懷疑。”……她去了，蕩着她龐大的腰部。

那婚姻新聞代理人摺起了他底報紙。

“我也得去睡了，年輕的人，”他說，再見吧。至於你，我猜你要去喝酒，玩女人。”他半憂鬱地點着頭。“好，走你底路吧。我是什麼人什麼事情都要責備的。”

我蕩下了混和着光亮和陰影的，冠戴着領帶和垂飾物和光底劇炸的，舖滿着碎布和紙片的，爲了地下建築而扯斷的，婦人底哨隊所巡邏着的，熱病的街。我注意到一個走在我前面的瘦長的姑娘。她底臉是死灰色，而她底嘴唇像血。我看見她三次向男子們說話——三次挨近他們底路線，頭部像鷹以地一斜，用她底嘴角對他們喃喃看。

我加緊了我底脚步，走過她身邊，當我趕到並肩的時候，她看着我，冷冷地，一種兇狠的邀請。

“喂！”我說，慢起來。但是她突然停止了，含恨地睜視着我，一個陌生人，她便自己移近來。

“你以為你是在對誰說話！”她問，用粗糙的聲音。

“這就是，”我說，“他們所謂自然選擇！……”

第二個不是這麼困難。她站在第三十七街底轉角邊，好像在等着我。我們像磁和鐵似地走近來，握着手。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喝一點東西，”她說。她看去是壯健而年輕的，急迫的，紅而黑的。沒有人能像她那麼跳舞，我們走進了飯店。人人都轉過來看她——那些臉色呆滯的，傲慢的侍者，那些在咬雪茄的胸膛扁平的男子，那些歎

樂而不滿足的婦人，她們坐在那兒的神情好像在說一切都是爲要配合她們而創造出來的。在她底有藍羽的白草帽裏，她底稍有些襤褸的樺色絨布服裏，她吹進了溫柔的熱力，黃金，鏡子，和那地方底癩性的省字音樂，像一陣不守法律的風。

我們坐在牆邊，看着面貌底紅潮，纖弱的肩頭底白色，聽着太響的笑聲，聞着卷煙息和像太多的香檳底滋味般的氣息。兩班樂隊交互地鳴着，搖着又撞着。爲了賓客們而跳舞——於是職業的舞者和歌者，跟了迅速的節奏痙攣地跟隨着，平淡地呼喊著沒有意思的言句。於是燈光熄了，只除了那表演者底地方，而在醉了似的黑暗中，我們熱烈地親着吻。倏忽！又有了光，堅硬的狂喜底爆發，喊着字句，字句，字句的旋風，舞伴底衝向舞壇，樂隊底碎裂着減縮字母的，喘不出氣的愚蠢，肉體底在狂放的合一中的動搖和疾跳。……

她底名字是梅；她把名字和住址和電話號寫在一張硬片上，又提起了曾經享受過她底愛嬌的

那些南非外交官，假使我需要推薦。……梅從不看報，只模糊地覺得有戰事。可是她多麼知道第三十三和第五十街之間的百老匯！她多麼完美地是她底世界底主人。

她是從加爾委斯通，太克撒斯，來的，她說——誇耀着她底母親是一個西班牙人，又遲疑地承認她底父親是一個吉百西人。這是她所引為羞辱的，不常肯告訴任何人。

“可是他並不是那一種江河客似地在路上流蕩又要偷東西的吉百西，”梅加上說！斷言她底父母底高貴。“不是。他是從很好的吉百西家庭裏出來的。”……

一九一六

註一 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利堅詩人。

註二 Susan B. Anthony (1820-1906), 婦女選舉主張者。

革命的飾花

REVOLUTIONARY VIGNETTES

革命的飾花

一 在前夜

〔不是一則故事，却是一些正在布爾塞維克
革命以前到加利前線去的敘述底碎片。〕

1 到前線去的路上

波羅的站上的指揮官放開了一輛單獨的頭等
列車給“美利堅遣使”，他是這樣稱我們的，一
位正教教士，受了自願的教士責任底束縛要到壕

溝裏去，卑謙地請求允許他和我們一塊上路。他是一個魁偉的，健康的人，有着一張廣闊的，簡單的，俄羅斯式的臉，一副溫和的笑容，一叢巨大的帶紅色的鬚鬚，和一種永不會滿足的想談話的願望。

“Eto Virno ! 這是真的 !” 他說，似乎帶着一聲嘆息。革命漸漸地使教會不能把握着大部的民衆了。後備軍底帽子上本來總是有一個十字架和這些字的，‘Za verou, tsaria, i otechestvo’——‘爲信心，皇帝，和祖國。’啊，他們竟把‘信心’也和別的字一齊擦去了。……” 他搖着頭。“在教會禱告文底舊本子裏，上帝就算是‘天下的皇帝’，而聖母便是‘皇后’。我們也只得把這話丟了——民衆不願意叫上帝受侮辱，他們說。……”

我們繼續談着他在軍隊裏的工作，他底臉色變得無限地溫柔。

“在做軍隊禱告的時候，教士總是替各國底和平祈禱着。這兒兵士們便喊出來，‘要加上“沒

有并吞和賠款！”’於是我們又替所有在路上的人，替害病的和受難的人祈禱着；兵士們又喊，‘還要替私逃者祈禱！’……拒絕做兵士底祈禱的教士真倒了霉！”

在每一個站上，車子總要停好一會，讓搭客們可以有時間喝許多茶，吃許多東西，在擁擠的待車室裏快樂地又熱鬧地閒談着。在這時候，完全不相識的人，官吏們和平民們都擠了進來。

這位教士住在外卡斯披亞省底塔式肯特地方，那兒他有一個妻子和五個孩子。他說起了竊賊公所底奇怪的規則，被竊的人可以到那兒去付八成代價取回他底東西來。一個瘦小的教師講着，今年夏天從全俄羅斯來的竊賊代表在洛斯託甫·盎·東舉行的會議，牠向政府提出了一個成形的請願，反對警察底貪心。一個肥胖的Polkovnik（一）說起了在莫斯科的德奧戰事俘虜會，牠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結果竟成功了！

謠傳說前線上的軍隊要離開了壕溝，回家去過Pakrov節，十月一日——距那時只有四天了。

人人都和這解散底大恐慌有關係的。……假使幾百萬的俄羅斯兵都停止了戰鬥到城市去，到首都去，到鄉村去便怎樣呢？那老年的 Polkovnik 喃喃着，“我們是完了。俄羅斯是敗了。現在生活是一點安慰也沒有，簡直不值得再活下去。爲什麼不結束了一切？”那個說法文的軍官，理論上的革命者，和他熱烈地但是客氣地爭辯着。那位教士講了一個很簡單的拉勃來 (二) 底故事，說一個兵士引誘着一個農家姑娘，對她說她底孩子會做到將軍。……

天晚了，光線是暗淡而斷續的，車子裏一絲熱氣也沒有。教士顫抖着。“啊，”他後來說，牙齒渾着，“這樣醒在這兒是太冷了！”說着便躺了下去，只蓋了一條長袍，不久就打起鼾來。……

晨間我們很早就醒了，僵硬而又麻木。陽光從冰凍的窗上閃進來。一個小孩子拿着茶走過——巧可力糖代替了白糖。車子正喘息着趕下豐富的哀斯特蘭去。……

2 在凡登的伊斯科索爾 (三)

在二層樓上的一個素樸的大房間裏，在速記生底喃喃喋喋與信差和遣使底來來往往之中，是第十二軍底精神的中心，軍人們在革命爆發時創設的一個暫時的民主組織。一位漂亮的青年中尉，生着猶太式的面貌，站在一張桌子後面，用手困惱地抓着有灰色條紋的頭髮，那時候一道騷擾的控訴底急流正打在他身上。四個從壕溝裏來的代表團，大部是軍人，還有兩個軍官混在裏面，同時在向伊斯科索爾控訴；有一隊連靴子也沒有了——伊斯科索爾曾答應過六百雙而只交了六十雙；一個衣衫襤褸的代言人訴說着，敵隊已經有了冬季皮衣而馬隊還穿着夏季制服。……一個下級軍官，還是個孩子，老是在忿怒地咆哮着說，伊斯科索爾忙個不了，而一點事情也沒有做成。……

“Da da”軍官模糊地回答，“是，是。S'chass,s'chass. 我立刻寫信去給委員會。……”

在一張小桌子上堆積着一疊疊的小冊子和新聞紙，在這中間我注意到了哀利賽列格呂 (四) 底

無政府與教會。一個兵士坐在近旁的一張破椅子上，高聲讀着 Isvestia —— 全俄羅斯蘇維埃彼得格勒執行委員會底機關報 —— 關於新政府底建設；當他朗讀着立憲民主黨底行政官底名字的時候，聽的人都笑了起來，又喊着帶諷刺的“hoorah”。近窗邊站着伏伊亭斯奇，第十二軍底助理委員，半軍服扣在下頰邊——一個小小的人物，藍眼睛在厚眼鏡後面閃爍着，生着刺毛的紅頭髮和鬍鬚；他是一個西伯利亞著名的流放者，又是 Smertniki 底著者，一本比七個絞殺的人 (五) 還要可怕的書。

“我底職務，”他告訴我們，“是要造一架可以把加利拿回來的軍務的機器。但這兒情形是叫人失望的。軍隊什麼也沒有——食物，衣服，靴子，軍需。道路又是可怕的，已經連連下了兩星期雨。運輸馬因為喂得不足，都瘦了下去，他們所能辦到的就是勉強弄些吃的來使我們免得挨餓。但在前線上最嚴重的缺少，比缺少食物和衣服還要嚴重的，却是缺少靴子，小冊子和新聞

紙。你看，革命之後軍隊已經吸收了幾噸的書報和宣傳，他們有了一種耐不住的饑餓；而現在這一切都斷絕了。我們不單允許，並且還鼓勵把各種書報運進軍隊裏來——爲要保持隊伍底精神，這是必要的。在科爾尼羅甫事件發生之後，尤其是在民主會議之後，兵士們都非常地不安。是的，有許多竟放下兵器回家去了。俄羅斯軍隊是怕打仗的。……”

伏伊亭斯奇已經有三十六小時沒有睡了。但是在他招呼着，跑下坡級到他底滿是污泥的自動車上去的時候，還煥發着敏捷的精力——要穿過深深的泥潭趕四十哩路，在快來到的暴風底陰影裏，去判斷軍官們和兵士們底爭論。……

3 在凡登

外邊下着雨，滿街的污泥被幾千隻靴子帶到了邊道上，弄得很難走路。全城爲了戰事飛機而變黑了；只有幾絲光線從百葉窗裏飄進來，盲窗

耀着灰紅色。狹狹的街意想不到地彎曲着。黑暗中我們碰到了不絕的過路的軍人，閃爍着紙煙光。近旁走過了一大羣的手車，幾輛軍務轉運車，在陰黑中衝下去，發着雷似的聲音，撥起了泥水。正在我前面，有人擦旺了一枝火柴，我看見一個兵在牆下糊着一張白紙。我們底領導，伊斯科索爾中的一員，喊了一聲便跑上去，點了一枝電氣火把。我們念着：

“兵士同志們！

“凡登工兵代表蘇維埃定於星期四，九月二十八日，四點鐘在公園舉行一次集會。……”

小旅館裏的主人，一半爲了仇視，一半爲了貪心，說沒有房間了。

“那間房間怎樣的？”我們底朋友指着問。

“這是指揮官底房間，”他粗暴地回答。

“伊斯科索爾要牠，”那位朋友說。我們便

占有了牠。

一個萊特地方底老農婦帶茶來給我們，朦朧的眼睛對我們望望，搓着手，又亂說着塞文。

“你們是外國人，”她說，“光榮歸主。那些俄羅斯人都是壞的，他們不付錢。”她靠下來，粗糙地輕語着：“呵，只要德國人快點來就好。我們這些上等人都要德國人到這兒來！”

在我們躺下來睡覺的時候，我們可以從那關着木製盲窗裏聽到德意志大砲遠遠的轟擊聲，打在穿得很壞的，吃得不足的，纖弱的俄羅斯戰線上，這戰線是被懷疑，恐怖和不信任所撕得粉碎了，在那邊雨裏死下去又爛下去，因為他們聽說這些樣可以挽救革命。……

4 從前線回來的路上

當我們坐在月台上等彼得格勒車的時候，〔阿爾培特來斯〕維廉忽然想起我們應當丟棄了無用的捲煙。因此我們坐下在一條木料上，拿出了

一隻大匣子，發着普遍的聲響。四周圍總有幾百個兵，有幾個遲疑地走過來拿，但是其餘的却隔得較遠，立刻維廉便坐在那不住地在廣大起來的圈子裏了。兵士們成羣地聚攏來，低聲談着話。

突然他看見三個近衛兵走了過來，帶着上刺刀的鎗，樣子很可怕。“你是誰？”那首領問。“你爲什麼要丟了捲烟？你可是德意志偵探，想要賄買俄羅斯革命軍嗎？”

在整個月台上，羣衆跟上來，慢慢地擁擠在維廉和幾個近衛兵底四周，忿怒地囁嚅着——預備將他撕成碎片。

* * * * *

我們裝在車裏，緊得不能動了。在六個座位的車廂裏，塞進了十二個人，路口又有這麼的一羣，竟使人走不過。在車頂上，一百個兵踏着腳，又在夜間的冷空氣裏歌着尖聲的歌。裏面所有的窗關了，人人抽着煙，人人談着話。

在伐爾克，幾個快樂的青年紅十字看護和青年軍官從窗上爬進來，帶着冰糖，燒酒，乳酪，

勝，和一切宴會用的東西。不知怎麼一來，他們挨到了我們的中間，開始玩笑着。他們變做多情的了，互相吻着又撫愛着，在我們車座裏，有兩對擁抱了起來，半躺在座位上。有人把黑遮蔽拉到了燈上；有人關了門。這是一種放蕩，還當着這許多人底面。……

一個青年隊長躺在較高的地方，不住地又可怕地咳嗽着。每隔一會他總要抬起憔悴的臉來，在一塊手帕上吐着血。他又幾次在喊；“俄羅斯人都是畜生！”

在列車底轟聲，咳嗽聲，酒醉的喊聲，爭鬧聲之上，我們還可所聽到襤褸的兵士們在黑夜裏踏着車頂，又在用鼻音唱着歌。……

九月，一九一七

二 芝加哥 I.W.W. 審問

渺小地在判事席上坐着一個消瘦的人，他有

不乾淨的白頭髮，一張憔悴的臉，臉上有像寶石似地燃燒着的眼睛，羊皮紙似的皮膚，裂開的一條縫算是嘴；死了三年的安德留劫克森（六）底臉。這是審判官堪掃芒登蘭諦斯。……在這人身上發展着審判社會革命的有了歷史的權能。

許多方面說來都可算是一次最不平常的審問。在休息之後審判官走進裁判室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站起來——他自己也廢除了頌麻的形式。他坐着，並不穿袍，只穿普通辦事服，常離開判事席，走下去站在陪審廂底坡級上。依了他底話，犯人座邊還放着痰盂，所以他們能吃一點東西，混過很長的時間，他們又允許不穿外衣，走來走去，看看報。

說到犯人，我懷疑在歷史上可有過像他們那樣的景像。一百零一個木材夫，田傭，礦工和記者；一百零一個相信世界底財富應屬於牠底創造者的人。

我們美利堅底社會革命家大都是有坐養的職

業的——縫衣匠，綢緞匠，印刷工人。在我們看來，至少在大城中總如此。你們底鑛夫，你們底鋼鐵工人，建築工人，鐵路工人——一切都屬於 A.F. of L. 牠是和約披摩根（七）一樣強烈地相信資本制的。但這一百零一個却是露天下的人，炸硬岩石的，斬樹木的，捆麥的，碼頭夫，做苦工的孩子們。他們周身蓋滿了工作底傷痕——和社會憎厭底傷痕。他們什麼也不怕。他們是資本家所指為被他趕過他們在造着的大建築，或是他們在河上架着大橋的那一種人：

“這一種工人，”他說，“才是我們國家所需的。知道自己底職務，工作着；而不是走來走去鬧階級鬥爭的人。”

他們知道他們底職務又工作着。但是真奇怪，他們也相信社會革命。……

他們排列進來，那還在牢裏的九十個，互相招呼着，當他們走過的時候；又有別一些人加入到他們羣中，這些是已經保出去了的。……

那兒走過了比格比爾海烏德，在像多傷疤的

山似的面臉上戴着黑帽子；拉爾甫怯普林，像青年時代的傑克倫敦；(八)萊諦道蘭，生着非常好爭鬥的面貌，閃紅的頭髮垂在他常帶着的綠色眼遮上；海利森喬治，額上劃着深思的線條；山麥斯卡萊特，他本來或許是一個克萊西地方底平民；喬治安特列欽，眼睛裏充滿了斯拉夫式的暴風；却利哀希萊，不快意的，帶詭辯的，有一種教養得很好的迫克 (九) 底表情；格羅佛派利，年輕的，照西方式地有冷酷的面貌；奇麥湯森，約翰福斯，麥克道余爾德；布斯迫蘭克納，羅斯非歇，約翰森，羅西野甫，……

在裁判室底欄杆裏面，擠在一塊兒，有許多穿着襯衣的，有幾個在看報，一兩個伸張着睡熟了，有幾個坐着，有幾個站着；大部分是工人和戰士底臉，也有雄辯家底，詩人底臉，外國人底靈敏而又熱情的臉——全是強壯的臉，全是有點興奮了的人底臉；許多張是受傷的，有幾張是痛苦的。在美利堅不能召集起比他們更宜於擔當社會革命的一百零一個人來。走進裁判室的人說，

“這像是會議而不像審問！”

對於新從俄羅斯回來的我，這景像是怪熱悉的。好久我驚異着感到我以前曾親眼看見過；突然我想起了。

芝加哥同監裁判室裏的 I.W.W. 審問正像在彼得格勒的工人代表全俄羅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底集會！我不能想起這些人是在聽審。他們絕不畏縮，也不害怕，但是自信的，注意的，十分了解的……像布爾塞維克革命法庭。……有一時，我似乎覺得，我在看着美利堅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在審判審判官蘭諦斯，爲了——可以說，革命。

一九一八

註一 俄語，衛隊長。

註二 Rabelais (1490—1543)，法蘭西劇作家。

註三 革命軍人自治組織。

- 註四 Elisee Réclus (1838—1905) 法國地理學家。
- 註五 Andreev 底名著。
- 註六 Andrew Jackson (1767—1745)；美利堅將軍。
- 註七 J. P. Mogan (1837—1916)；美利堅理財家。
- 註八 Jack London (1876—1916)；美利堅小說家。
- 註九 Puck，一個古傳說裏的工纜計的小妖。

1929, 3, 30 初版

1 — 1500

錢君甸陵頓

實價大洋五角

